日講四書解義 孟子

德豐子

卷十七之二十

PL
2463
Z6 J5
1677a
v.6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十七

孟子上之五

滕文公章句上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此一章書是孟子闡明性善以見堯舜人人可爲也。滕文公爲世子之時。奉君命而使於楚時聞孟子在宋。先過宋而見孟子。其急於見賢如此。孟子與之言論。惟發明性善之旨。

蓋性者人所得於天之理。至精至純。本有善而無惡。在聖賢不加益。在凡庸不加損。當時性學不明。遂疑聖賢難至。故孟子從源頭上闡發。特舉以告世子。以勵其希聖希賢之志。而又必舉堯舜以實之。堯舜雖千古至聖。亦不過充極其性善之本然。非於性之外。有所加也。知性善。則堯舜人人可爲之說益信矣。知堯舜人人可爲。則性善之旨益明矣。門人不能詳記其言。而約畧其大旨如此。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覸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此三節書是言道無二致勉世子以有爲也。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者蓋當時不明性善之旨皆疑聖賢爲不可企及。世子聞孟子之

言未能無疑。故反而求見也。孟子曰。世子疑吾性善之言乎。夫率於性而爲道。堯舜此道。凡人亦此道。無分於賢愚。無殊於今古。道一而已。豈外此而別有卑近易行之說乎。試以古人之言觀之。成覸謂齊景公曰。今人一言聖賢。便以爲難及。不知彼丈夫也。我丈夫也。性本無殊。但能奮發。則可以齊量。吾何畏於彼哉。顏淵曰。稱至聖者莫如舜。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同賦此性。但能孜孜有爲。則帝舜亦

非難至。公明儀曰。周公有言吾事事取法文王文王即我師也。蓋性分相同。則師法不違。周公之言豈欺我哉。可見古今更無二道。聖賢止在力行。世子可無疑吾言矣。勿謂滕小而不足爲也。今滕國之土地絕長補短。將五十里。若能有爲。尚可以爲治安之國。但顧其勵精何如耳。書經說命之篇有曰。若口之藥。非瞑眩不可以攻疾。喻人君非自強不足以圖治。豈可以弱小自諉。而不以聖賢爲法哉。

孟子道性善。遡聖賢之原也。稱堯舜。立聖賢之準也。而求至於聖賢之域者。則莫大於有爲。蓋能有爲。則堯舜可至。不能有爲。則不免於庸人。總在力行與不力行之間而已。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

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
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
之。

此一章書見親喪之貴於自盡也。滕文公為
世子時。聞孟子之言。有所開悟。一旦遭父定
公之喪。謂其傅然友曰。昔者我於宋見孟子。
聞其性善堯舜之言。至今不能忘於心。不幸
有親喪大故。正人子至情所發。人生大節所
關。吾欲使子問於孟子。求其指示。然後行事。

庶免悖禮之失也。是時孟子在鄒。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今者喪禮久湮。諸侯莫能復古。世子獨以此爲問。不亦善乎。夫執親之喪。乃人子之至情。悲哀眞切。非自外至。但期竭盡己心。無使虧欠而已。曾子曾有言曰。人子之於父母。生則服勞奉養。事之盡其禮。歿則棺椁衾含殮。葬之盡其禮。禴祀烝嘗。祭之盡其禮。可謂孝矣。此泛論人子當盡之禮如此。若諸侯居喪之禮。吾未之學也。然禮之大經

所在千古不易者亦嘗聞之矣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所行者三年之喪所服者齊衰麤布之服所食者飦粥之食此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所當行無貴賤之分也三代共由無古今之異也世子亦遵此而行之可也

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

吾有所受之也。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劒。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

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

此二節書是滕諸臣不能從古禮。而孟子勉

世子以自盡也。然友以孟子之言復命於世子。於是欲定行三年之喪。是時古禮久湮。難於遽復。滕之父兄百官。皆不欲行。曰。滕與魯皆爲姬姓。魯滕之宗國也。宗國先君未嘗行此。滕之先君。亦未嘗行此。至世子之身。而復行古禮。毋乃不可乎。且志書有云。喪祭之禮。皆當遵從先祖。其意以爲先祖所行之禮。傳受已久。不可改也。滕之父兄百官。不能遠追周公制禮之意。而但舉後世失禮者以爲言。

可見當時囿於習俗之深。而不能復古如此。

世子不以咎人。而止以自責。謂然友曰。吾昔者未嘗勤學好問。但馳馬試劒。平生不足取信於人。今也欲行古禮。而父兄百官皆不以我爲是。衆志未孚。恐不能盡送終之大事。子爲我復問孟子。如何可以服人心而成大禮也。然友復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古禮驟復。人心未信。是則誠然。親喪大事。惟在自盡其心。以感動乎人。是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有

言曰君薨則爲嗣君者以百官政事聽命於冢宰自食飦粥哀戚之容見於顏面而其色深墨即喪次之位朝夕哭泣是時百官有司莫不感動而哀痛者人君先以至情動之也蓋在上之人意有所好而下人之效法必有甚於在上者君子之德譬之於風主乎倡者也小人之德譬之於草主乎應者也草上加之以風無不偃仆小人而被君子之化無不順從理固然也以孔子之言觀之亦在世子

之自盡其哀。以感動乎國人而已。豈以人言爲可否耶。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此一節書。見世子能盡禮以服人也。然友復以孟子之言。反命於世子。世子聞之曰。孟子之言誠然。送終之禮。惟在自盡其心。而後能感發乎人。於是斷然行三年之喪。五月居廬

於中門之外。不發命令。是時百官族人。皆已感悟。咸稱知禮。及至葬，時四方之人。皆來觀瞻。世子顏色憂戚。哭泣哀痛。凡諸侯來弔問於滕者。莫不悅其盡禮。相與歎服焉。世子之能自盡親喪如此。可見天下無不可復行之古禮。無不可感動之人心。始疑之而終信之。是即性善之一徵與。

滕文公問為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民之

爲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言民事乃國之根本。宜法古井田之制。以爲養民之善經也。滕文公以禮聘孟子至滕。因問以爲國之道。孟子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小民農田耕種之事。乃國家之本計所關。不可視爲緩圖。而不爲

之經理區畫也詩經豳風七月之篇有云田家勤苦常無暇日晝也則取覆屋之茅宵也則製繩索之具急升屋而治之來春則始事南畝播厥百穀無暇治屋矣可見小民終歲勤動無一時不念及於稼穡如此人君可不以百姓之心爲心乎以百姓之心爲心是莫先於制民之產蓋民之爲道也衣食足而後知禮義故有恆產則仰事俯育有所藉而善心以存無恆產則仰事俯育無所資而善心

以亡。善心既亡。則放蕩淫僻。邪妄侈肆。無所不至。而不能免於爲非之罪矣。及陷於罪。而後加以刑罰。既不予以爲善之資。而又重之以爲非之罪。是猶張設網羅。驅之使入其中也。非罔民而何。焉有仁人在上。作民父母。以愛養斯民爲心。而可以行罔民之事乎。則制恆產以阜民生。洵爲國之要務矣。

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

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

此三節書見取民宜定制。而因以三代制産之法。告滕君也。孟子曰。爲國莫先於愛民。愛民莫先於制産。是以自古賢哲之君。必恭以待人。儉以制用。能恭。則接下有禮。而以股肱心腹待其臣。忠信重祿。自不能已矣。能儉。則取民有制。而以家人一體視其民。横征厚斂。自不敢作矣。蓋愛民則不得不寡取。多取則

必至於傷民。其勢有不兩立者。昔者季氏家臣陽虎有言曰。專心爲富。則必重賦朘民。而不能行仁。專心爲仁。則必損上益下。而不能致富。陽虎本不仁之人。意在於爲富。但就此言觀之。而天理人欲之難並存。斷然矣。然則行仁之主。其可不講制民之產。與取民之規乎。良法美意。莫詳於三代。夏后氏一夫受田五十畝。而貢其五畝之租。謂之貢法。殷人始制井田。畫爲九區。各七十畝。中爲公田。八家

各分一區。使之同治公田。以給國用。而不復稅其私田。謂之助法。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近郊鄉遂之地。十夫共爲一溝。行夏之貢法。遠鄉都鄙之地。八家同爲一井。行殷之助法。耕種之時。則通八家十家之力而合作。收穫之時。則計一井一溝之入而均分。謂之徹法。名雖各異。總是於十分中取一也。貢乃以下貢上之義。其名易曉。所謂徹者。當其合作。則彼此通融。及其收斂。則公私均一。故謂之徹。所

謂助者借私家之力以耕公家之田。故謂之助。三代之田制如此。古之取民無過於什一之征。漢之文景力行恭儉而府藏充實。時免天下田租之半。至於三十而稅一。厚澤深仁。誌美史冊。誠爲人主者所當師法也。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

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

其爲民父母也。

此一節。書言貢法之有弊。以見助法之當行也。孟子曰。三代什一之征雖同。而取民之制。則當從其尤善者。古人龍子有言曰。治地之法。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何以言之。蓋年歲有豐歉。斯所入有多寡。貢法較數歲豐歉之中。而立一定額取之制。如遇豐年。所入甚多。而粒米狼籍。此特雖多取。尚未病民。乃但取

其常數。一遇凶年。所入甚寡。雖供一歲墾田之資。尚且不足。而必取盈其常數。粒米狼籍之時。不足見恩。半菽不飽之時。病民實甚。爲民父母之人。以取盈之故。致使小民怨恨愁苦。將終歲水耕火耨。胼手胝足之所得者。不能養其父母。盡入於公家。而猶不足。又加息稱貸以盈其數。上迫於追呼。下窮於債負。老者幼者無以自給。轉死於溝壑之中。而莫之恤。爲民父母之謂何哉。可見貢法之病民。而

助法宜急講也。貢法之初非不善。行之久而弊生。漢唐以來。井田久廢。而貢法獨沿。所貴爲民上者。時其豐歉。而斟酌損益於其間。若必取盈於定額。則民間之疾苦。幾何不如龍子之所言哉。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此二節書見世祿與井田宜並行也。孟子曰。助法之善。公田以頒世祿。所以養君子。私田

以分百姓。所以惠野人。是世祿井田。原相表裏者也。今滕於有功之臣。子孫世世食祿。是世祿之制。滕固已行之矣。助法其可不倣而行之乎。勿謂助爲商之制。而非我周之制也。詩經小雅大田之篇有云。田待澤於天。天其先降雨於公田。而遂及於我之私田乎。小民之咏歌恩澤。而先公後私者如此。夫公田之名。惟行助法始有之。大田之詩。周詩也。而亦言公田。由此觀之。我周盛時。實兼行助法。而

遵乎商之舊制矣。君其可不以昭代爲法哉。

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此三節書言教化繼養而興。即可以成王業也。孟子曰。有國者能制民之產。則民生遂而

教化可興。蓋養民教民。不可偏廢。當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序學校之名義維何。教莫先於敬老。謂之庠者。取養老於學之義也。教以納民於善。謂之校者。取教民爲善之義也。古者射以觀德。謂之序者。取習射於學之義也。三代相繼。各舉一事以爲名。在夏則謂之校。在殷則謂之序。在周則謂之庠。此皆鄉學之名也。惟建於國中者謂之學。王畿首善之地。教育天下之人材。三代無異名焉。鄉學國

學之設皆所以講明人倫之理以化民成俗而已五常之理明於上則百姓自然恩義相維親遜成風而俗美於下矣養民則師商周之制教民則兼三代之規此皆王政也滕國苟能行此一旦有王者興欲脩王政必取滕之已試者倣而行之是爲王者師矣豈不澤被天下哉況乎王業亦可自此成矣詩經大雅文王之篇有曰周雖創基已久受上帝之命而有天下則維新也此謂文王能行王政

以新其國也。可見國無大小。行仁則昌。子能強勉而力行之。亦可以新子之國。而成王業矣。可不自勉乎哉。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此一節書。見行井田在正經界也。滕文公聞孟子之言。知助法之當行。乃使其臣畢戰問

井地之詳而欲行之。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井田之仁政。選擇於羣臣之中而使子董其事。任亦重矣。子必勉力而爲之。夫井田之善。以其疆界詳明。不可混淆也。故欲行仁政者。必自經理其疆界始。如田間之溝洫。以通水道。田畔之道塗。以正阡陌。又有所封之土。所植之樹。以定疆理。此皆田之界限。必先一一經畫之。若經界不正。則田之在民者無一定之分業。豪強者得以兼倂於下而井地不均矣。

賦之出於田者。無一定之額數。貪暴者得以多取於上。而穀祿不平矣。是以暴虐之君。貪墨之吏。欲自便其私。必慢其經界。而不加整理。賢君則必以此爲急務焉。田之經界既正。則分田以養野人。無井地不均之患。制祿以養君子。無穀祿不平之憂。可不勞而定矣。但在君與子舉行之耳。

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請野九一而助。

國中什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

此四節書是詳分田制禄之法也孟子曰分田制禄之常法乃安上全下之良模也滕國壤地雖然褊小必有仕而爲君子者焉必有耕而爲野人者焉施政教以治人者君子之責也使無君子則誰爲勞心以治野人力稼穡以奉上者野人之分也使無野人則誰爲勞力以養君子君子野人不可相無故分田

制祿不可偏廢。今請於野外都鄙之地。土壤平衍。可爲井田。則畫爲九區。以一爲公田。使八家耕之。而行殷之助法焉。於國中鄉遂之內。比閭相錯。難於爲井。則一夫受田百畝。使自貢其什分之一於上。而行夏之貢法。以濟助法之窮。分其田里以惠野人。收其賦入以養君子。良法行。而上下各得其所矣。然分田制祿。國有常經。而加惠推恩。尤有當厚。仕於朝者。自卿以下。則位漸卑。而祿愈薄。恐其不

足以養廉也。必與以奉祭祀之圭田。以五十畝爲額。此世祿常制之外。所以厚君子者如此。耕於野者。一夫之外。有未授室之餘夫。恐其不能相贍也。必與以餘夫之田。各二十五畝。此分田常制之外。所以厚野人者如此。經制以定其常。而恩澤以厚其下。是所望於行仁政者矣。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

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此其大畧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此三節書。是推言行井田之善。而復詳其規制。以勉滕君臣也。孟子曰。井田之法立。不止於遂民生。而亦可以厚民俗。蓋井制既定。則民之死而葬者。與徙而居者。皆不出其鄉。一鄉之田。八家同井。習熟既久。而恩義相孚。道路出入之間。相與友讓。而無行旅之憂。晝夜

防守之時。相與輔助。可無盜賊之患。有疾病則相與維持扶救。可無困乏之慮。閭閻之間。有不雍然和睦者乎。至井田之形制。則又有約畧可言者。方正一里。而為一井。一井之田。共九百畝。畫為九區。中一區百畝。謂之公田。八家各私百畝。謂之私田。八家各出其力。以治公田。凡耕耘收穫之時。必公田既畢。而後敢治其私田。於通力合作之中。亦寓先公後私之意。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使明於尊卑

上下之義也。然井法久湮。凡我所言分田制祿之規。特其大畧而已。若夫其中斟酌損益。揆之人情而無不順。合之土俗而無不宜。使行於古者。復可行於今。無拘牽之迹。而仍不失乎先王立法之意。則在君與子之變通而已矣。此章論爲國之本計。始言恆產之宜制。中言貢助之得失。定君子野人之分。詳養民教民之規。末復勉之以酌量時宜。潤澤古法。民情國計。無不畢具。誠君國子民者所當究

心哉。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

此一章書。是舉古帝王勞心之事。以闢異端並耕之說也。滕文公因孟子之言。欲行三代

井田之制。時有許行者。託爲稱述神農之言。以欺世盜名。欲阻孟子之良法。而售其異端之學。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井田之仁政。願受一廛之地而爲滕國之民。文公因其慕化而來。使之處於其國。許行之徒。凡數十人。皆衣賤者之服。捆屨織席。以自供其食。以爲非其力則不食也。其衣服舉動之間。已異於聖賢之道矣。有楚之儒者陳良。其徒陳相。與其弟辛。負田器而自宋

之滕。告文公曰。聞君行聖人井田之政。是亦當今之聖人也。願爲聖人之民。而得沾王化焉。陳相本誠心慕化。非與許行等。惜乎其終爲邪說所惑耳。當日一行仁政。而四方之歸往如此。亦可見人情之悅服矣。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此一節書見邪說之易於惑人也。陳相學陳良之學。慕化而來。乃中無定見。而惑於異端。蓋由許行託爲神農之言。足以欺世駭俗。故陳相見而大悅。盡棄其學於陳良者。而從許行之學焉。意欲阻孟子分田制祿之法。因見孟子。而述許行之言曰。滕君在戰國之時。能脩復古制。誠賢君也。然未聞古聖人之大道。蓋賢哲之君。不以人奉己。不以貴役賤。與民並耕。而自食其力。既不廢耕。自爲饔飧。而治

百姓復不廢事。如此始可謂之賢君。今滕之
倉廩府庫皆取給於百姓。是病民以自養也。
安得謂之賢君哉。許行既不明於治天下之
大道。陳相又從而述之。並耕而食亂貴賤上
下之等。蓋亦不自知其言之陋也。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
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
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
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

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此一節書是詳詰異端之說。以爲致辯之地也。許行之言。以爲人君當以耕而兼治此理之必不可行者。孟子欲辯其非。而先就許行詰之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陳相答曰。然。孟子又詰之曰。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陳相答曰。不然。許子所衣者褐也。孟子又詰之曰。許子冠乎。陳相答曰。冠。孟子問曰。所服者何冠。陳相答曰。冠素。孟子問曰。所服之冠。乃自

織之者與。陳相答曰。不然。許子不能自織。以所種之粟易之。觀陳相之對。則耕之不可兼織也明矣。孟子又詰之曰。許子何爲不自織乎。陳相答曰。織則害耕。故不爲也。觀陳相之對。則織之妨於耕也又明矣。此時孟子姑置勿辯再窮之曰。許子之爨也必用釜甑耕也必資鐵器乎。陳相答曰。然。又問曰。器物皆自製者與。陳相答曰。許子不能自爲。以所種之粟易之。觀以粟易之。及害於耕之言。則耕之

不可兼治。陳相雖自諱而不能也。奈何欲舉以治天下國家哉。

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

此一節書。是就陳相之言。復詰之也。孟子曰。許子以滕有倉廩府庫。爲厲民自養。今就許

子言之則通工易事許子尚不能免也然則農夫與陶冶各治一事有無相通農夫以其所生之粟易陶冶之械器正以濟陶冶之所無而不爲害陶冶陶冶亦以其所成之械器易農夫之粟交以濟農夫之所無而豈爲害農夫哉倘以相易爲厲則許子於種粟之外何不幷爲陶冶如釜甑耒耜之類止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技藝之人交相貿易何許子之不憚煩若此耶陳相

對曰。許子既已種粟而食。則百工之事。皆有妨於農務。固不可耕且爲也。陳相至此。其詞已窮。許行並耕之說。固已不攻而自破矣。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此一節書。是舉大義以折異端也。孟子曰。子

既知農工之相濟而不可相兼然則治天下。獨可與民並耕且以爲治與。此勢之必不可得兼者也。蓋天下大人則有大人之事。小人則有小人之事。名號既殊。職業亦異。且就一人之身計之。凡服食居處必百工之所爲無不備足。然後利用厚生。俯仰無憾。如必自爲而後用之。則爲農者必兼爲械器爲工者必兼爲播植。是率天下之人奔走道路終無休息之期也。小人尚不能兼小人之事况大人

身任天下之重。一日萬幾。而謂能兼小人之事乎。所以古語有曰。天下人各不同。或在上而勞心。或在下而勞力。勞心者。立綱陳紀以治人。勞力者。則受治於上之人焉。受治於人者。輸租納稅以食人。治人者。則食於下之人焉。蓋大人不能自爲養。小人不能自爲治。上下相資。此自有天下以來通行之義。許子乃欲一旦而廢之乎。若知大人勞心之義。則滕君之有倉廩府庫。信乎不爲厲民矣。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此一節書是舉聖人治水火之功。以見不可並耕也。孟子曰。自古聖君賢相歷歷可數從

未有與民並耕者。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蓋以其時洪水方割。懷山襄陵。氾濫於天下。於是草木得水以滋長。而日益暢茂。禽獸得草木為藪穴。而日益繁殖。因此五穀不登。而民艱於食。禽獸偪人。而民更蹙於生。以至獸蹄鳥跡之道路。交遍中國。天下之未平如此。當是時堯為天子。謹天戒而悲人窮。心獨憂之。以為天下之患。非可以一人理。於是勞心於擇相舉舜而敷治焉。舜遂以堯之憂為憂。而

勞心於任人。舜以爲欲施治水之功。必相度地勢高下。辨水之源流分合。而草木障蔽。禽獸縱橫。未可用力。乃先命益使掌火政。益於山林藪澤草木所生之處。烈而焚之。於是禽獸失其所依。皆逃匿而不爲人害。然後命大禹爲司空。使之治水。禹則以西北之水。莫大於黃河。隄防障塞。皆非至計。乃於大河之下流。疏爲九河。以分其勢。又疏通濟水漯水與九河皆注諸海。而北條之水。始得所歸矣。於

東南則。決汝水漢水。排淮水泗水。以注之江。而南條之水。始得所歸矣。南北之水。皆有所歸。然後不至於氾濫而中國之地可得耕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勤事於外者凡八年之中。三過其家門而不入。蓋無一暇日也。雖欲耕得乎。觀於禹。而堯舜之不暇耕。又可知矣。甚矣許行之妄也。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

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

此一節書。是舉聖人教養之功。以見不可並耕也。孟子復敘堯舜憂民之事曰。水土既平。地可耕矣。於是舜知民之患於阻饑也。又命棄爲后稷之官。使之教民稼穡。以種植五穀。由是民皆習知耕耘收穫之事。而五穀成熟。

天下之民。皆相生相養。而無復阻饑之患矣。然秉彝之性。人皆有之。若使衣食飽煖。居處安逸。而無以爲教。又將躭於佚樂。習爲淫侈。而其去禽獸不遠矣。聖人於是又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使天下之人。父止於慈。子止於孝。而有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而有義。夫正位乎外。婦正位乎內。而有別。長者念厥弟。幼者恭厥兄。而有序。至於朋友之交。則久要不忘。而有信。此五者。人所共由之道。

敎之以此。然後百姓親而五品遜也。放勳又告戒之曰。民之用力於人倫而勞者。則當奬勸以勞之。歸向於人倫而來者。則當誘掖以來之。若其立心背乎人倫而邪者。則匡之使歸於正。所行戾乎人倫而枉者。則矯之使歸於直。先之勞來。以策其進。繼之匡直。以救其失。正以人性雖同。或不能自立。不可不扶助而輔之。或進脩不前。不可不利導而翼之。蓋將使優游厭飫。皆自得其本然之性也。猶恐

其勤於始者偶怠於終。又必提撕警覺。時時加以曲成之德焉。此放勳戒契之言。蓋聖人命官敷教。叮嚀煩悉。憂民之切如此。而暇於耕乎。觀乎此益以知治天下之不可耕且爲也。

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

此二節書見聖人之憂民。以得人爲重也。孟子曰。堯舜之憂民。雖欲耕而有所不暇。蓋其所以爲民者。正不必事事而憂之也。在堯則以天下未平。任相爲要。以不得舜爲己憂耳。在舜則以分猷課績。任賢爲急。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耳。故堯得舜。則堯之憂。舜代之矣。舜得禹皐陶。則舜之憂。禹皐陶代之矣。皆務乎其大。而未嘗屑屑於其小也。若夫以百畝之不治。而閔閔然憂之者。惟農夫則然耳。豈

君相之事哉。是故憂人之不足於財。而分以與之。止謂之惠。憂人之不進於善。而盡心以教之。止謂之忠。此其與農夫之憂。已大不同矣。然止謂之惠。謂之忠者。蓋天下至大。百姓至衆。分財教善。不得人人而徧也。惟爲天下得人。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皐陶。厚生正德。漸被無窮。始謂之仁。不止於小惠小忠而已。是故後世之稱堯舜。以爲天下大器。堯舜能推以與人。其事極難。而不知自聖人觀之正

復易易也。惟是爲天下得人。擇之當。選之公。可以付託天下。是爲難耳。惟得人之難。此堯舜所以獨勞心於是。而以爲憂也。豈若許行之說哉。

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

此一節書。是以堯舜用心之大。闢許行並耕

之說也。孟子曰。孔子之言曰。大哉堯之爲君以天道之至大。而堯能同之。天不言而成化堯無爲而成治。若與之準則焉。且蕩蕩乎廣遠。當時之民。耕田而食。鑿井而飲。相忘於帝力之何有。無得而名焉。又稱帝舜曰。君哉舜也。其德巍巍乎高大。雖富有天下。而不以位爲樂。若與己不相關涉者然。孔子之言如此夫堯舜之治天下也。蕩蕩巍巍。德業既極其盛。乃孔子一則稱其則天無名。一則稱其有

天下、而不與。豈僅端居深拱無所用其心哉。蓋其時水土未平。教養未遂。皆必得人以任之。憂勤側席。惟日不遑。此則其用心之所在也。但不用心於耕。若農夫之以百畝不易爲憂耳。使堯舜亦用心於耕。孰與得人任職。成此平地成天。播穀敷教之事哉。觀此。則許行之妄。不待闢而自明矣。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

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
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

此一節書。是斥陳相之倍其師也。孟子既闢許行並耕之妄。至此乃責陳相曰。許行之學。誕妄如此。而子乃棄其所學於陳良者而學焉。亦異乎吾所聞矣。夫中國之所以異於蠻夷者。以其有聖人禮義之教。辨名分。正體統。尊卑相承。貴賤有序耳。故吾聞之。蓋有用中國之教。以變蠻夷。使之向風慕化者。未聞有

學於中國之人。而反從蠻夷之教。以變於夷者也。卽就子之師陳良言之。陳良楚產。固生長蠻夷者也。聞中國有周公仲尼之道。心悅而好之。乃北遊中國。學聖人之道焉。凡周公制作之精意。孔子刪述之微言。皆心傳而身受之。卽北方之學者。素志周孔。其造詣所至。亦未有出於陳良之上而先之者也。彼所謂能自振拔於流俗。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既數十年矣。周孔之道。亦且與聞之矣。乃

於師死之後。忽聞許行之邪說而遂倍焉棄
前此師承之正。而轉從荒誕不經之許行。是
變於夷也。其甘之乎。孟子以此責陳相。其
詞切矣。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
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
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
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
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

已。

此一節書是述孔門弟子之尊師者以責陳相也。孟子曰。子忍於倍師殆非聖人之徒矣。昔者孔子既沒。門人從遊者皆服心喪三年。三年之外。整治行裝。將散歸列國。入揖於子貢。與之辭別。相嚮痛哭。皆至於失聲。然後歸。其追慕不已如此。子貢尚未忍遽去。又反而築室墓傍壇場之上。獨居三年。然後歸。子貢之追慕其師又如此。他日子夏子張子游。又

以孔子既往想望其音容而不可復見以有若言行氣象有似乎孔子欲以前日之所以事孔子者事有若因曾子不從而彊之曾子曰不可師當論道德不當論言貌吾夫子道德純粹如濯之以江漢之水而一塵不染其昭融朗潔如暴之以秋陽之日而一毫無累皜皜乎瑩粹之至天下莫能尚已今乃欲以事夫子者事有若意在尊夫子而擬非其倫反以卑夫子矣曾子之尊信其師而不忍倍

又如此。孟子述此。而陳相之倍師畔道。得罪於名教可知矣。

今也南蠻鴂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

此三節書皆責陳相之倍正入邪也。孟子曰。

有若似聖人。曾子尚不肎以事孔子者事之。

今許行以南蠻鴃舌之人假托神農誣民惑世本非先王垂教萬世一脈相傳之道與陳良之誦法周孔者大相懸絕也子乃倍子之師而學之比之曾子之尊信孔子爲何如哉趨舍混淆人而不如鳥矣吾聞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於喬木夫以鳥之無知猶能出於幽谷之卑暗遷於喬木之高明人若舍高就卑舍明就暗是人之擇術反不如鳥之擇木也吾未之聞也今陳良誦法

周孔許行溺於邪說。其為高明卑暗不辯可知。倍陳良而從許行。毋乃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耶。魯頌有之曰。周公輔相王室。於戎狄則膺而逐之。於荊舒則伐而懲之。戎狄之人。周公方且膺之。今許行蠻夷鴃舌。叛於聖道。子是之學。以中國而反變於蠻夷。亦為不善變矣。孟子前闢許行並耕之謬。後責陳相倍師之非。詞嚴義正。所以閑先聖之道者。即此可見矣。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

此二節書是因陳相稱許行之治市。而闢其背理亂治也。陳相聞孟子之言。既已無可置

辯乃又稱許行治市之說曰。並耕而治。固不可從矣。然其言亦有可採者。從許子之道。則市無貳賈。國中之人。不相詐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貿易。莫或以其幼小而欺之。蓋天下之物。因有貴賤之分。故價直可以增減而爭端易起。今不論精粗美惡。其價一定。如布帛但論其丈尺。苟長短同。則價相若。麻縷絲絮。但論其斤兩。苟輕重同。則價相若。五穀但論其斗斛。苟多寡同。則價相若。屨但論其大小。

苟大小同則價相若。物價定。人情安。此其善可知矣。孟子闢之曰。許行欲市價不貳。乃混精粗美惡而一之。不知天下之物。質有好醜。工有難易。其不可强而齊者。固物之情理然也。故其價之不同。或相去一倍五倍。或相去什倍伯倍。或相去千倍萬倍。子乃欲比合而同之。是徒使天下紛紛擾亂而已。何也。彼物之有精粗美惡。猶屨之有巨小也。若巨屨與小屨同價。則人豈肯爲其巨者哉。然則精者

與粗者同價則人豈肎爲其精者哉從許子之道是率天下競爲濫惡之物以相欺僞不可除而姦風大長何以治國家乎許子之道無一而可也蓋許行以神農始教稼穡日中爲市故假托其名以陰壞三代之法非孟子闢之其爲害於天下後世者將不可言矣後世治天下者惟取法唐虞三代而已其餘皆不足信也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

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闢墨氏之學也。戰國時楊朱墨翟之言滿天下。異端害正。故孟子距而闢之。以閑先聖之道。彼時有爲墨氏之學者

曰夷之因孟子弟子徐辟介紹求見孟子。此
其向慕正道有逃墨歸儒之機。孟子曰。吾固
願見夷子奈吾尚病。俟病愈吾且往見之夷
子不必來也。他日又因徐辟求見孟子。孟子
曰。吾今病愈可以見矣。但吾儒之道與墨氏
不同。若不直言以相規正。則吾儒之道不見。
吾且直之。吾聞夷子乃爲墨氏之學者。墨氏
之治喪。其爲道貴薄而不貴厚。以天下之故
而儉其親者也。夷子既爲墨氏之學。則思以

墨氏之道移易天下之風俗。豈以其道爲非是而不貴也。貴薄則當從其所貴。賤厚則不宜從其所賤。然而夷子之葬其親於禮獨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若以墨道爲是。而夷子何以厚葬其親。若以厚其親爲是。而夷子又何以從墨翟之道。學其術而不用其教。是誠何心哉。蓋人子無不欲厚其親。夷子雖從墨氏。而不肎薄其親。是其心必有不安於薄者。故孟子因而詰之。以開發其本然之良心也。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

此一節書。是因夷子之遁辭。而闢墨氏之忘本也。徐子以告孟子之言告夷子。夷子尚未開悟。乃對徐子曰。墨氏之道。雖主兼愛。其實與

儒道不相悖謬。蓋儒者之道。未嘗不兼愛也。周書有之曰。若保赤子。夫古之人。保民不啻若己之赤子。此非言兼愛而何謂哉。之之意。則以爲天下之人。皆所當愛。原無厚薄隆殺之差等。但施之有次第。由親而始耳。我之厚葬。亦欲推厚其親者以厚天下。而非以所賤事親也。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夷子因康誥之語。遂欲援儒墨而一之。將信以爲人之親愛其兄之子。就如親愛鄰家之赤子。而無有

差等乎。若周書之言。彼固別有取意爾也。書蓋謂小民無知犯法。皆因上之人失於教養。猶赤子匍匐將入井。皆因父母失於顧恤。而非赤子之罪也。故謂保民當如保赤子。其或不幸而罹於法網。則當推原其所以然。而哀矜勿喜。夷子乃謂儒者之道。無異於墨之兼愛。不已過乎。且天之生物也。受氣成形。具本於父母。惟從一本發生。故愛親之心。得於天性。自有不可解者。如夷子之言。則視父母與

路人。略無差等。是有二本矣。以故溺於兼愛之說。而不自知其謬也。孟子以此曉夷之。可謂深切著明矣。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虆梩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爲閒曰。命之矣。

此二節書是申明一本之義。以感悟夷子也。
孟子復謂徐子曰。夷子知厚葬之爲是。而不
知二本之爲非。豈亦未嘗反而求之耶。夫人
惟一本。故愛其親。惟愛其親。故有死葬之禮。
試以制禮之始言之。蓋時在上世。禮制未備。
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棄之於
溝壑。他日往過其處。見狐狸食親之肉。蠅蚋
姑嘬其親之膚。於是顙上泚然汗出。但睨視
而不忍正視。夫此泚也。非爲他人見之而然

也。哀痛慘怛。本之中心。而達乎面目。有不能
自已者也。於是悔前日委棄之非。而思後日
保全之計。盡歸取虆梩。反土於其上而掩之。
使不至爲物所殘。此後世葬禮所由起也。夫
此掩覆其親者。若以爲在所當然。則孝子仁
人之掩覆其親。必有從厚之道。而不以薄爲
貴矣。若使當日所見者。非其親之體膚。雖有
不忍之念。亦不能若是之中心達於面目也。
豈非以一本之故乎。夷子盡反而求之。徐子

以告夷子。夷子聞之。憮然自失。有問曰。孟子教我矣。天性果無二本。葬親果當從厚。墨氏兼愛之說。果不可以爲訓也。蓋夷子雖學於墨氏。而仍以厚葬其親。其衷必有不安於此者。故孟子從良心眞切處感悟而觸發之。宜其聞言而悔悟也。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十七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十八

孟子　上之六

滕文公章句下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

尺而利。亦可爲與。

此一章書。是言君子無枉己見諸侯之義也。昔戰國游說之士。多干謁諸侯。而孟子抱道自重。落落不偶。弟子陳代疑而問曰。士君子進禮退義。固是守身常法。然行道濟時。乃其素志。今夫子不見諸侯。於守身則得矣。然似小節。可無拘也。今若一往而見之。得行其道。大則撥亂反正。王道可興。小則講信脩睦。霸業可繼。功建名立。衹在一屈節之間。夫子獨

不能稍爲抑損乎。且志有之曰。枉尺而直尋。蓋言所失者小。而所得者大。然則往見諸侯。而成王霸之業。舍小就大。宜若可爲也。孟子答之曰。我非不欲行道濟時。但揆之於義。不當往耳。昔者齊景公田獵。虞人當有職事。使人持旌以招之。當時人君召見臣下。各有其物。以爲信。若招虞人。當以皮冠。虞人因招之以旌。非其職守。不肎往見。景公怒將殺之。孔子贊美虞人曰。志士固窮。不忘死於溝壑之

中以完其節。勇士徇義。不忘捐軀而死。喪其首領以全其氣。正此虞人之謂也。孔子何取於虞人而贊美之。取招之不以其物。而守死不往也。如不待諸侯之招而往。是義不及虞人矣。謂之何哉。是故君子出處進退。有斷然不可苟者。豈以霸王之業動其心哉。且夫志所云枉尺而直尋者。謂所失少而所得多。以利而言也。如其以利。則紛營苟得。無所不至。雖敗名喪節。至於枉尋直尺。亦以為利之所

在。將不顧而爲之與。是大不可也。信乎君子之出處。較義之屈伸。而未嘗較利之多寡也。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

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如枉道而從彼何
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此二節書。借射御之事。以明道之必不可枉
也。孟子又曉陳代曰。計利忘義。不獨非士君
子之道。即一藝之士。亦有所不屑者。昔晉大
夫趙簡子。使其幸臣嬖奚出獵。而王良爲之
御車。至終日之久。不獲一禽。嬖奚復命於簡
子曰。王良不善御車。所以不獲。乃天下之賤
工也。或以此言告王良。良乃請復爲乘。以試

其能。嬖奚不可。彊之而後從。一朝而遂獲十禽。嬖奚又復命於簡子曰。王良善御。所以多獲。乃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吾使王良掌與汝乘。遂命王良。良不可。曰。御者之法度。與射者之巧力。原兩不相謀。前日吾爲之範我馳驅之法。嬖奚不能左右迎射。至於終日。不獲一禽。今我不由正法。禽所從來。則詭道而遇之。遂一朝而獲十禽。是必御者不由法度。而後射者始得用其技也。車攻之詩有之曰。不

失其馳。舍矢如破。言御者範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必中也。今必爲之詭遇而後獲禽。乃小人之所爲耳。我不慣與小人乘。請辭。夫王良不過御車末技。卽使與射者私相比合。詭遇獲禽。似無不可。然且羞之而不肯爲。其心謂屈意廢法。以阿比而得禽獸。雖積之若丘陵之多。決不爲也。御者尚能如此。况士君子懷仁抱義。乃欲枉己之道。不待招而往。以從彼。何也。不獨義不及虞人。幷御者之不若

矣。且子之言枉尺直尋。亦已過矣。夫君子所以正天下者。止此守道之己耳。苟枉己從人。則先失其所以正人之具。更以何者正人哉。故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由此觀之。不見諸侯。正士君子立身大節。不可以爲小也。夫天下無委曲逢時之君子。亦無敝屣祿位之小人。卽進退難易之際。人之賢不肖從此而分。孟子言此。其所以垂訓後世者深矣。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

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
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
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
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
此一章書。是以正道闢縱橫之術也。戰國游
說之士。往往以縱橫之術。竊取權勢。而公孫
衍張儀尤其著稱者。故景春有慕而問曰。公
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方今列國兵爭。
天下多故。操縱之權。大抵出於二子之手。彼

若一怒則連兵結援。使相攻伐。而諸侯之弱小者。無不恐懼。若其安居無事。則兵休禍解。天下寧息。以一人之喜怒爲一世之安危。大丈夫當如此矣。孟子曰。儀衍所爲如此。又安得謂之大丈夫乎。子豈未嘗學禮乎。禮經有云。丈夫行冠禮。其父訓戒而命之。女子出嫁。其母亦訓戒而命之。嫁時往而送之於門。其命戒之詞曰。此去往之女家。必敬愼。必戒謹。無違爾夫子之命。禮言如此。可見以順從爲

正者乃妾婦之道所當然也。今衍儀雖權勢赫奕其實以得地廣利之說陰中諸侯之欲。彼其喜怒原未嘗自主。不過阿合君意乃妾婦順從之道耳。未得謂之大丈夫也。蓋二子揣摩情事假竊諸侯之權力以震耀一時。豈若聖賢懷道秉德主持自我。不與時爲俯仰者乎。此聖賢之取舍所由與策士異也。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

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此一節書是明大丈夫之實以曉時人也。孟子又謂景春曰。衍儀碌碌。不足道矣。若所謂大丈夫者當何如。蓋仁者吾性之元善統貫四端。乃天下之廣居也。彼則以仁存心。廓然大公。而無一毫之狹隘。是居天下之廣居矣。禮者吾性之節文。小大必由。乃天下之正位也。彼則以禮持身。守正不回。而無一毫之偏黨。是立天下之正位矣。義者吾性之裁制。知

宜知權乃天下之大道也。彼則以義制事。正誼明道。而無一毫之邪曲。是行天下之大道矣。由是得志而用世。則出而推此仁禮義於民。而與之共由。不得志而隱居。則守此仁禮義於己。而獨行其道。時而處富貴。雖載高食厚。不以紛華靡麗而淫蕩其心。時而處貧賤雖簞瓢蔬水。不以居窮守約而移易其節。時而遇威武。雖刀鋸鼎鑊。不以死生存亡而挫屈其志。此其人學術正大。不屑於一切之權

謀功利而舉動光明視彼伏軾結靷曳長裾而市恩寵者相去殆不可以數計矣所謂大丈夫者如此衍儀何人乃以此名歸之哉蓋孟子之所謂大丈夫者在乎道德返之己而自有餘景春之所謂大丈夫者在乎權力取之人而不可恃此義利之別君子小人之辨也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

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

此一章書見君子仕以行道。而不可枉道以求仕也。昔孟子抱道自重。不見諸侯。魏人周霄。意欲諷使出仕。乃設問曰。古之君子仕乎。

孟子曰。君子志在行道。豈不欲得君而仕。傳有之曰。孔子當時若三月失位無君。即皇皇然如有求而弗得。及出疆而之他國。必載贄以往。以爲見君之禮。又曾賢人公明儀有言曰。古之人但三月無君則人皆來弔而慰安之。即此以觀。而君子之仕可見矣。周霄又問曰。三月無君。歷時未久。乃遂至於相弔。是不已急乎。孟子曰。士之有位。猶諸侯之有國家。士之有位而失位。猶諸侯之有國家而失國

家。其所係甚重。豈獨急於功名哉。蓋古人最重祭祀。而祭祀必有田祿之入。方能盡禮。禮有之曰。諸侯親耕耤田。庶人助之。終畝。以奉其黍稷粢盛。諸侯之夫人親蠶。受繭繅絲。使世婦爲黼黻文章。以供祭祀之衣服。禮言如此。假使諸侯而失國家。則不得行耕助親蠶之禮。而犧牲不成肥腯。粢盛無以致潔。衣服又無以致備。則不敢以祭矣。禮又曰。惟士無田。則亦不祭。蓋士既失位。則無祭田。無田。則

牲不能特殺。與夫器皿之用。祭祀之服。皆不能全備。則亦不敢以祭。夫不敢以祭。則無以遂其孝親之心。爲人子者。必不能一息自安。故三月無君。一年四時之饗。已廢其一。於奉先之孝。大有虧矣。失位可無弔。失祭亦可無弔乎。由孟子此言觀之。可見得君行道。固士君子素志。而孟子之不見諸侯。蓋有甚不得已者矣。

出疆必載質。何也。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

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此三節書見君子之急仕與難仕。各有道也。

周霄又問曰。三月無君。是誠可弔矣。若出疆

必載質則又何也孟子曰仕以行道猶夫耕以謀食農夫雖離本土亦不能不耕豈爲出疆之故舍其耒耜哉士至他國進退之際亦必有禮豈有不載贄以爲見君之地者乎周霄設辭探問已得君子欲仕之情乃隱諷孟子曰吾晉國游宦往來亦士君子出仕之國也未嘗聞無君則弔出疆載贄如此之急仕既如此其急君子宜易於仕矣乃又不見諸侯甘心高蹈何也孟子曰君子豈不欲得位

而仕。但出處進退。不可苟且。即如男女居室。人之大倫。故丈夫生而願爲娶妻。使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擇配。使之有家。此是父母之心。人所皆有也。然婚姻之禮。文爲最重。必待父母有命。媒妁往來。六禮既備。而後始成室家。若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至於鑽穴隙以相窺。踰牆垣以相從。寡廉鮮恥。無頼苟合。則内而父母。外而國人。莫不賤而惡之。是以古之人未嘗不欲仕。猶之男有室。女有家。固

父母之心也。又惡去就無義。進退無禮。而不由其道。彼不由其道而往者。是與鑽穴隙相窺同類也。蓋君臣大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出處大節。又君子立品邪正所係。苟以致君澤民之心。而蒙鑽穴踰牆之誚。君子所不屑。所不忍也。故君子之急仕。與君子之難仕。其迹似相悖。要之同歸於道而已矣。孟子以此曉周霄。知懷寶迷邦。與枉道求合。皆有所不可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

此一章書是言辭受皆準於道也。孟子在當時。歷聘諸邦。車徒甚衆。所至之國。廩餼極豐。弟子彭更者。疑其太過。問曰。今以一介之士。而後車多至數十乘。從者多至數百人。乘傳往來。游食諸侯。豈不過於侈泰乎。孟子曰。君

子於天下辭受取予皆有道焉如非其道之所當得則一簞之食似無關於生平大節然爲物雖至微而揆之於道則斷然有所不可受者況與從襍還傳食諸侯而敢以爲安乎如其道之所當得則雖虞舜以匹夫登庸受堯之禪而有天下當時四岳百揆九官十二牧以及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皆帖然從之舜亦處之若所固有不以爲泰子豈以舜爲泰乎夫堯舜之禪讓事出非常與士君子

之辭受取與。未可同日而論。然以言乎事之大者當莫過乎此矣。道之所在。即與之以天下。且不可卻。況傳食諸侯。特其小小者乎。故君子亦觀乎道之當否而已矣。若其他固非所計也。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

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此四節書見士有任道之功非無事而食也彭更聞孟子之言因而對曰舜代堯之天下原是天與人歸乃所當受吾非以舜爲泰也

但以一介之士。未仕諸侯。於人之國。一無所事。而晏然食其食。似非道之所宜。爲不可耳。孟子曉之曰。子以士爲無功。亦未知士之功爲何如耳。試以農工之事觀之。如農人種粟。女子織布。各有其事。亦各有其功。不能相兼。使子不有無通融。彼此交易。以有餘者補夫不足。則農有餘粟。而不能有布。女有餘布。而不能有粟。必皆積於無用矣。子如通之。使不能相兼者。皆有以相濟。豈但農得衣。女得食

哉。凡造室之梓人匠人。造車之輪人輿人。皆得以一藝之能。而易食於子。況士之功爲何功。而事爲何事乎。今有士人於此。學先王仁義之道。而以孝悌爲仁義之實。入則盡孝於親。出則盡弟於長。遵守先王仁義之道。使邪說不得作。而異端不得亂。以此待後世學者。而爲所師。其有功於世道人心。誠爲不淺。洵非曲藝之可比也。乃反謂無功。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之人。而輕爲仁爲義之

士哉。彭更復變其說以應曰。梓匠輪輿。吾未嘗尊仁義之士。亦未敢輕也。但梓匠輪輿之人。不過以技藝求食。其志則然耳。若夫君子而爲道自重。則居仁由義。自負不輕。而自命亦不苟。豈其志亦將以求食於人哉。孟子於是折之曰。君子之志。固不同於凡流。然以食與人。又何必以志爲言哉。但當計其功之多寡。理所當食。則食之而已。且子平日之食人也。果因人之志而食之乎。抑因人之功而食

之乎。彭更又强爲之言曰。食志而功非所論也。孟子復詰之曰。子固食志非食功矣。設使有人於此。覆屋之瓦。彼則毀而敗之。飾壁之墁。彼又畫而壞之。是無功而且有害也。然其志亦將以此求食。則子亦因其志而食之乎。曰。否。無功有害。不可食也。孟子遂折之曰。子既食志。又不食無功之志。然則子所云食志。非食志也。食功也。既爲食功。則有功於世道人心者。正所當食。乃反以爲無事而食。子非

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乎。蓋孟子抱道
自處。懷致君澤民之志。有繼往開來之功。宜
當時之君尊禮而任用之矣。乃道終不行。而
猶以傳食爲泰甚矣聖賢之窮也。而世道亦
從可知矣。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
之。則如之何。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隣。葛伯放
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
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

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

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

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

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爲其殺

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

匹夫匹婦復讐也

此三節書見王政本於實心也昔宋王偃有

圖霸之志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是以

諸侯惡而欲伐之萬章因問於孟子曰宋小

國也。今將興師問罪。伐暴安民。欲行王政於天下。此其志誠善矣。奈齊楚之君。惡其行王政。不利於己。而欲伐之。是以王政致伐也。但衆寡强弱之間。實不得不爲宋慮。必如之何而後可以免人之伐乎。孟子曰。子以宋爲小國而王政難行。不知行王政。不在國之大小也。試以成湯之事觀之。昔湯居於亳邑。地僅七十里。可謂小矣。與葛國爲隣。葛伯放縱無道。不祀先祖。湯使人問之曰。國之大事惟祀。

爾何爲而不祀也。彼乃託辭以對曰。祭必外備其物。所以不祀者。無以供犧牲也。湯因使人遺之牛羊。乃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犧牲既備。何爲不祀。又託辭以對曰。祭以黍稷爲馨。所以不祀者。爲無以供粢盛也。湯又使亳邑之衆。往爲之耕。以備粢盛。又使其老弱者。往爲耕者饋食。可謂存心仁而交隣厚矣。乃葛伯復率其民。要於道路。有饋酒食黍稻者。則攘而奪之。不與者。則從而

殺之。惟時亳衆有一童子以黍肉饋餉耕者。葛伯殺而奪之。此不仁甚矣。故商書仲虺之誥曰。葛伯仇餉。卽此殺是童子之謂也。夫湯待葛伯如此其厚。乃反殺其童子。則暴虐已極。此弔伐之師所不能已。於是爲此舉兵而征之。時四海之內。皆諒湯之心曰。湯之舉兵非以天下爲利而欲富也。惟因童子無辜見殺。父母含冤莫伸。其往征也。乃爲匹夫匹婦復仇耳。夫湯以不忍之心而行弔伐之舉。非

得已也。故天下信之有如此。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
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
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
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
后來其無罰。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
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
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
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太

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此四節書言行王政則無敵於天下也。孟子曰。湯惟非富天下故初征無道則自葛伯始。從此伐暴救民凡十一征而皆無敵於天下。但見東面而征則西夷怨之南面而征則北狄怨之皆曰我與彼同苦虐政矣獨以我爲後乎。蓋民之望湯如大旱望雨惟恐其不即

至也。及其既至。則商安於市。而歸市者不止。農安於野。而芸者不變。民之所以慶幸其來。而相安於無事者。蓋由湯止誅其有罪之君。而於無辜之民。則弔之如時雨降於大旱之後。皆樂其復蘇而大悅也。故商書仲虺之誥有曰。吾儕小人。徯待我之君后久矣。我后既來。其庶無虐政之罰乎。是湯之行王政。而民心悅之如此。再以武王之事觀之。武王當紂殘暴之後。三分有二。八百來歸。王業盛矣。然

其中猶有助紂爲惡而不爲周臣者。武王因其害及士女。於是東征以綏安之。但見士女皆以筐篚盛元黃之幣。以迎武王之師。曰。吾等向事紂王。苦其虐政久矣。今得繼事我周王。庶蒙恩澤而見休乎。遂皆心悅誠服而盡歸附於大邑周焉。於是有位之君子。實元黃於篚。以迎王師之君子。無位之小人。則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之小人。從來軍旅所至。未有不避而遠之者。今商之臣庶皆以類相迎。蓋

因武王惟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以誅之而已於除殘之外一無所利故民之感恩懷德一如湯耳所以周書太誓之詞曰我之威武奮揚侵于暴紂之疆則取于殘民者而誅之雖罪止一人而威加四海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伐桀救民其心同其事一也豈不于湯有光乎此武王以不忍之心而行弔伐之舉人心悅之又如此夫湯武之君皆行王政遂皆天下無敵未聞當時有惡

而伐之者。今宋惟不行王政。欲以霸術欺人。故見忌於大國云爾。苟能誠心爲民。以行王政。是即成湯弔民於大旱之後。武王救民於水火之中也。將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願奉爲君。彼齊楚雖大。何足畏乎。則宋之致伐。不可歸咎於王政也明矣。總之王政貴於力行。不在國之大小。苟以除殘去暴之心。爲應天順人之舉。自然徯后迎師。而無敵於天下。何至有受制於人之事乎。故曰。王道以得民

心爲本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曰使齊人傅之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

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此一章書見爲人臣者當廣進善類以成正君之功也。昔宋臣有戴不勝者有志正君。而不能廣進善類。故孟子謂之曰。人臣引君當道。乃分所宜然。然爲之非旦夕之功。而輔之亦非一人之力也。今子之心。亦欲子之王之進於善與。我明告子以致君之道。有可罕譬而喻焉。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變楚之方言。而學齊國之正音。則使齊人傅之乎。使楚人

傳之乎。不勝對曰。齊人乃能齊語。必使齊人傳之。孟子曰。欲學齊語使齊人傳之誠是矣。設使一齊人傳之。而衆楚人於旁咻之。則聽聞不常積習難變雖日鞭撻求其子爲齊語也不可得矣。若引其子置於齊地莊嶽之間。其地既常且加以數年之久。所見所聞莫非齊人齊語則熏陶漸染久而自化雖日加鞭撻求其子爲楚語也。亦不可得矣。夫學爲言語尚在精常況正君之功豈不在於多助乎。

今子謂薛居州宋之善士也。薦舉於王使之居於左右。可謂心乎愛君。而得事君之誼矣。然使在王所者。長而老成。幼而後進。卑而執事。尊而秉鈞者。皆如居州之賢。則善言善行。日接於前。王雖欲爲不善。誰其與之乎。若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不能如居州之賢。則耳無善言可聽。目無善行可覩。王雖欲爲善。又誰其與之乎。今子所舉者。止一薛居州耳。其餘左右之人。皆非居州之匹儔也。一君子終

不勝衆小人。將見羣邪害正。孤忠無與。雖欲進君於善。其如宋王何哉。是以古大臣之欲正其君者。集思廣益。使端人正士。布在班聯。然後忠佞不致同朝。賢姦不得共柄。而君德乃日進於高明。此以人事君人臣第一義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

門。陽貨瞯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瞯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此一章書是明不見之義。以見君子之所養也。昔孟子抱道自重。不肯往見諸侯。故公孫丑問曰。君子一身出處。必準乎義。然有抱濟世安民之畧。而不先往見諸侯者。敢問果何

義乎。孟子曰。古者君子處世。已仕則以盡職爲恭。未仕則以守身爲正。若未委贄爲臣。則君臣之分未定。無先往見之禮。故自重其身而不輕見也。然所謂不見者。非過於矯激。而終不見也。如昔魏文侯之往見段干木也。彼以未嘗爲臣。遂踰牆而避。不與之見。魯繆公之往見泄柳也。亦以未嘗爲臣。遂閉門而不納。不與之見。此二子者。雖守不見之節。然皆立己太峻。而絕人過嚴。未免已甚。如君既有

下賢之心誠意迫切斯可出而見之不為枉道何必踰垣閉門為哉出處去就合乎義禮之中者必推孔子昔孔子道高德備陽貨亦嘗聞之然不肯折節下賢而欲召孔子來見又恐無下賢之禮惡人議己於是用術以致之禮大夫有賜於士士苟不得拜受於家則必往拜謝於大夫之門其時陽貨方以大夫自僭而孔子為士因令人瞰孔子之出於外也而饋以蒸豚其意欲使孔子往拜其門可

借此以相見也然孔子因物付物自不墮其術中遂亦窺陽貨之出於外也而往拜以謝之既已答人之禮而又不屈己之節可謂情理兩全矣當是時也使陽貨不用術以致孔子之見而以禮先之則貨雖非可見之人而亦有願見之意孔子於此豈得如干木泄柳之已甚而終於不見耶蓋孔子之合乎中道如此而得孔子之家法者莫如曾子子路曾子嘗曰每見有求媚乎人者聳脅其肩而强

爲歡笑其勞苦不可勝言比於夏月治畦之人爲更甚也子路亦嘗曰未與人合而強與之言其心慚面赤赧赧然若無所容如此人品非由之所知也由二子之言觀之凡如是之人乃其所深鄙而痛惡也則其平日之所養者必光明正大不激不隨而不枉道以求合也可知已矣所謂不爲臣不見者豈非守身之正乎要之儒者以行道爲心而必以枉道爲恥絶人太甚固不可也強顏求合尤不

可也。權衡義禮之中。亦惟以孔子爲法而已矣。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此一章書見革弊之貴斷也。昔宋大夫戴盈之。目擊時弊。而慨然復古。然有其意而不能

決乃問於孟子曰。什一而賦。關市不征。古先王之仁政也。今則不然。賦則厚斂。使農困於野。關市則幷征其貨。使商困於途。先王之良法美意不存。而斯民之困苦日甚。今欲復什一之制。去關市之征。使農有餘粟。而商有餘財。豈非吾之至願。但相沿已久。而更張不可不漸。請先去其重。且甚者而輕之。以待來年。然後盡革其弊。而復古之制。夫子以爲何如。孟子設喻以告之曰。爲政之道。成於斷而敗

於需有意去弊亦在乎勇以決之而已試爲罕譬而喻今有人於此日攘其鄰家之雞或告之曰攘雞之事非君子之道其意欲其立止也乃攘雞者不能即改但曰請減損其日攘者而月攘之以待來年然後已而不攘以視子之革弊而欲待來年者何以異乎攘雞與攘民小大不同同歸不義若未嘗知之猶可恕也既已知之不可緩也子今既知弊政當除即當瞬息難安刻不容緩斯速已之使

民蚤蒙休養之福可耳。何必又爲來年之待哉。要之興利除弊乃爲政之要務。若明知其弊。而猶苟且因循。日復一日。究之弊終不能除。而害愈甚。豈善治之道耶。語云。爲政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諒哉。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洚水

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

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此一章書見聖賢維世之心。皆出於不得已也。昔戰國之時。邪說橫行。異端蠭起。孟子爲世道人心慮。恆以言闢之。而人皆不知其故。遂有疑其好辯者。故公都子問曰。辭以達意。原非多言。但今在外之人。皆稱夫子好爲辯論。以取勝於人。敢問何也。孟子曰。處世之道。豈可以言論勝人。但有關於世道人心者。故

不能嘿嘿而已。今外人謂我爲辯亦不能辭。但居今之世度予之心豈好爲辯論以取勝哉蓋有所不得已者耳。而所爲不得已者非自予始也。自上古以至今日天下之有生民業已久矣。其間氣化固有盛衰。人事不無得失。一治一亂相爲循環。故有治而不能無亂者其勢然也。吾人生當其時欲撥亂反正安可緘嘿而已乎。從來治亂不一。試以其大者言之。當堯之時。洪荒初闢。水無常經皆倒流

逆行以致氾濫於中國之內凡平陸之地皆蛇龍所居天下之民俱無定止於是地之卑下者則架木爲巢高上者則掘地爲窟生民之苦至此已極虞書有曰洚水警余言予不德故天降災異以警之所云洚水者即此逆行氾濫之洪水也是時氣化乖沴生民罹害非一亂乎於是堯獨憂之舉舜敷治舜承堯命遂使禹治之禹順水之性掘地之壅塞者而注之海氾濫之水有所歸矣驅蛇龍而放

於菹澤之地。蛇龍之物。有所居矣。因而水循正道由地中以行。卽今之江淮河漢是也。夫水不爲災。則險阻既遠。不特無蛇龍之害。而凡鳥獸之害人者。咸已消除。然後中國之人。始得平土安居。以遂其樂生之願焉。豈非天下之一治乎。迨堯舜既沒。聖人仁民愛物之道寖以衰微。歷夏及商。暴虐之君。相繼而起。彼皆奢侈無度。不念民生。民有宮室。其所居之處也。乃壞之以爲己之池沼。使無所安息

焉。民有田地其養生之資也。乃棄之以爲己之園囿。使不得衣食焉。虐政既行。而乘機以爲亂者。無所不至。於是邪僻之說暴慢之行。又因之而作。是人害日滋矣。且棄田土以爲園囿壞宮室以爲汙池則沛澤愈以多而禽獸自至。是物害愈甚矣。夫自堯舜以降雖治亂不常。浸淫而及紂之身。愈爲不道。天下又復大亂。若非周公武王。孰能挽回氣運而輯安天下乎。於是武王受命而起。周公輔之。隨

奉行天討。以誅獨夫之紂。又以奄國爲紂之外助。因興師伐之。至三年之久。始討其君而誅之焉。其倖臣飛廉乃紂之內助也。則驅於海隅之地而戮之。其他助紂爲虐者五十國。悉皆殄滅。而人害以息。又驅虎豹犀象使之遠遁。而物害以消。當時天下之民。被新王之化。而蒙安養之澤。莫不大悅而歡欣鼓舞。以共享太平之福焉。故周書君牙之篇有曰。丕顯哉文王創業之謨。丕承哉武王致治之烈。

所以佑助啓迪我后人者無一事不光明正大。美善兼盡而無缺。蓋以周公爲相能制禮作樂。以光文武之道也。此又非世之一治乎。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

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此四節書是明聖賢維世之深心。皆以衛道自任也。孟子曰。周自文武周公以來。天下固

已大治。及歷世既久。至平王東遷之後。國運漸衰。而文武經世之道。遂微而不明矣。於是三綱沉。五倫壞。邪說暴行。又乘之而作。其大逆無道者。則以臣而弑君者有之。以子而弑父者有之。忍心害理。倫常攸斁。一至於此。此又一亂也。孔子生當其時。覩風俗之凌夷。惡人心之僭亂。雖不得君相之位。以施撥亂之權。然深以爲懼。遂因魯史而作春秋焉。春秋所載襃貶賞罰。乃天子之事也。所以孔子嘗

曰世有知我者謂以片言而伸一王之大法使後世知所勸懲其惟此春秋乎或有罪我者謂以匹夫而假天子之大權借空言以行彰癉其惟此春秋乎孔子之言如此然或知或罪雖有不同而在孔子之心不過勉人爲善戒人爲惡以警當世而示來茲也豈得已哉孔子之作春秋是亦世之一治也由孔子而至於今賢聖之君久不作矣列國諸侯皆爭戰相尋放恣於法紀之外而不顧其無德

無位而名爲處士者復搖唇鼓舌而橫議於其間至如楊朱墨翟更異端之尤也。各以邪辟之說布滿天下。天下之言學術者不歸楊。則歸墨而聖人之道不明矣。在彼信而從之者雖未之詳察而不知楊氏之言但知爲我。於一身之外漠不相關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是無君也墨氏之言惟知兼愛視天下之人。更無差等不復知有親親之仁是無父也。夫人之一身惟此君父之倫爲不可泯耳。今無

父無君人道既已滅絕其與禽獸何異耶横議之害一至於此昔公明儀有言曰庖之中有肥肉廐之中有肥馬乃使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所謂率獸而食人也今彼楊墨之害實有甚於此者蓋事親以仁事君以義由堯舜以來傳之孔子者也彼爲我兼愛之道流而不息則孔子仁義之道蔽而不明是邪說誣惑乎民心而仁義之道遂爲邪說蔽塞也仁義既已蔽塞則人皆無君父之倫而與禽

獸無異。是楊墨之教。使人皆爲禽獸。卽所謂率獸食人也。其勢一倡。不能止遏。則人將相殘相食。而亂臣賊子。不可勝誅。其爲亂也。又甚於孔子時矣。吾生當斯際。蓋爲此而懼焉。豈能坐視異端之倡熾。使聖道不傳而嘿嘿已乎。故欲防閑先聖仁義之道。使之昭明而不爲所塞。則於楊墨之學。必濟加距絶。於淫蕩之辭。必力爲放斥。務使無父無君之邪說。不得復起。而惑民焉。凡此者。皆以衞道也。蓋

彼邪說之作。雖屬論說。實本於人心。既作於其心。則必日用舉止。俱悖乎理。而害及於事。既害於其事。則必紀綱法度。盡失其常。而害及於政。此理之必然也。雖有聖人復起。豈能易吾害事害政之言耶。此吾所以距之嚴。放之切。以衞先聖之道於不墜也。不然橫議日滋。浸淫不已。異端之害。將何所底止乎。此吾之所以不得已耳。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

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此四節書是孟子總論諸聖之功以見已闢邪衛正之非得已也。孟子曰。古今之治亂雖有氣化人事之不同。而主持維挽則存乎人者。有不得辭也。昔者洪水為災。惟禹排抑之

而天下平治。至周公兼并夷狄。驅逐猛獸。除民之害。而百姓乃得安寧。若孔子成春秋。明大義於天下後世。而亂臣賊子乃有所畏懼而不敢恣肆以行其惡。是自古至今所以亂而復治。皆諸聖維持之力也。况今楊墨之害。有甚於此者乎。昔魯頌之詩有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蓋言周公於戎狄之國。則膺擊之而不稍寬。於荆舒之人。則懲創之而不稍恕。斯無弗畏服。而莫敢有違拒者

焉。是中外之防。固如是之嚴也。今楊墨無父無君與戎狄無異。正周公之所必膺也。而豈得漫然視之乎。故我處今日。亦欲明仁義之道。正人心於陷溺之後。聲楊墨之罪。息邪說於方熾之時。其偏僻之行。則距絕之而無使猖狂。其淫蕩之辭。則放斥之而不令鼓惑。正以仰承三聖之功。欲由亂而返於治也。然則予之諄諄反覆者。豈好辯哉。誠以繼三聖之後。畏天命。憫人窮。憂之深。遂不覺其言之切。

乃有所不得已耳。況此楊墨之當距非獨予一人之責也。使人能發爲言論以斥其爲我兼愛之非。是其學雖未及三聖然已得其道法。而紹其心傳即禹周孔子之徒也。是知闢邪衛正人人皆有其責何疑於予之好辯哉。甚矣外人之不諒也。蓋異端之害聖道者楊墨爲甚。以其無父無君害人心術所關最大也。使非孟子深惡而痛絕之則爲禍於後世者尚可言耶。自有此辯而邪正之分遂不可

掩。以此主持世教則致治無難。而可以媲美於三聖矣。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

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
此一章書見矯俗不可以爲廉也。齊人有匡
章者問於孟子曰。論人之品以廉爲貴。然今
世之人。或飾其名而無其實。或勉强一時而
不能持久。此皆不可謂之廉也。如我齊國之
有陳仲子者。豈不眞爲廉潔之士哉。夫仲子
生於富貴之家。乃能以淡薄自守。其所居者。
則於陵鄉僻之地也。嘗至於三日不食而耳
不能聞。目不能見焉。其窮困如此。然未嘗求

食於人也。適井上有李螬食其實者。業已過半。在他人視之。亦惟遺棄之耳。而仲子乃匍匐而往。取而食之。彼當饑疲之後。凡三咽而後耳復有聞。目復有見。此其所居所食。乃人之所不能堪也。而其心不爲稍易。非眞廉其孰能之哉。孟子因而曉之曰。當今齊國之士。大約皆富貴功利中人耳。仲子處汙濁之世。而竟不爲流俗所染。如手小指之中有一大指。吾必以仲子爲齊國之巨擘焉。雖然。仲子

所處固人所難然亦不必爲此不近人情之事以失聖賢中正之道也我思仲子亦惡能遂其廉哉若充仲子之操其矯情絕俗亦必窒礙難行必如蚯蚓之無求於人而後可然仲子亦人耳豈能如蚯蚓耶夫蚓之上而食者非猶夫人之食也惟槁壤之土下而飲者非猶夫人之飲也惟黃泉之水今仲子居必以室而食必以粟則不能不有資於人也可知矣此其所自來亦安能計其義與否耶從

來最廉者莫如伯夷最貪者莫如盜跖今仲子所居之室果廉如伯夷之所築與抑貪如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果廉如伯夷之所種與抑貪如盜跖之所種與是義與不義總不可知也今仲子既不能無居無食而所居所食者又不能必其所自來若仲子者亦惡能自成其廉哉如欲成仲子之廉殆必如蚓而後可也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曰仲

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己頻顣曰：惡用是鶃鶃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鶃鶃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此三節書是言人不可以小節妨大倫也。臣

章曰仲子之居與食雖不必盡出於伯夷然亦何傷其爲廉哉今仲子之居食乃親身織屨其妻辟纑以易之者夫豈不義而取諸人者耶孟子因曉之曰吾謂仲子之惡能廉正以仲子不必如此耳蓋仲子非素貧賤乃齊國之簪纓世家也其兄名戴者食采地於蓋邑其祿萬鍾即與其兄同居而食非不義也乃仲子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因違避其兄以致

離失其母。居於於陵。彼亦謂以義自處。而不知母子兄弟之大倫已失矣。嘗聞其他日歸也。偶有饋其兄生鵝者。亦不過交際之常禮。乃仲子則頻顣而不悅曰。惡用是鶂鶂不義之物爲哉。及他日又歸。其母以愛子之心殺是鵝以食之。適其兄自外至。因與之言曰。爾之所食者。即向所謂鶂鶂之肉也。仲子聞兄之言。竟出而哇之。其矯情如此。較之聖賢之道。不違親。不絕俗者。爲何如乎。且就其居與

食而言之。以母食爲不義而不食。是天下無復可食者。乃於妻辟纑以易者則食之。以兄之居爲不義而不居。是天下無復可居者。乃於於陵則居之。一身而清濁互參。一家而棄取靡定。是尚爲能充其不居不食之類乎。不能充其類。又焉能充其操。殆必如蚓之無求自足。而後能充滿其不居不食之操也。彼仲子亦人耳。豈能遂如蚓也哉。吾之所謂惡能廉者。蓋以此也。可見君子處世。自有中道。惟

義所在而已。若欲成一己之小節。而棄天下之大倫。則凡滅理害義。欺世盜名者。將無所不至。此主持風教者。不可不辨也。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十八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十九

孟子下之一

離婁章句上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

末之有也。

此一章書見爲治當實行先王之仁政也。孟子曰。爲治必本於心。而心之所運即爲法。欲圖治者。必不可以無法也。猶之制器者欲爲方員。必以規矩。即以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苟舍此規矩則明巧無所施。而方員不能成矣。猶之審樂者。欲定五音。必以六律。即以師曠之聰。苟舍此六律則其聽亦無所用。而五音不能正矣。況治天下乎。治天下必以仁政

即堯舜亦有所不能外。如精一執中。堯舜之
道也。其所以治天下者。必有百工庶績。六府
三事。以其如天好生之仁。而發之爲政焉。苟
不以仁政。則紀綱不立。制度未詳。而天下亦
不能平治矣。觀於堯舜。而求治者之不可無
仁政也明矣。如今之人君。求其愛民之意發
於中。與夫愛民之聲聞於外者。蓋亦有之。然
而在乎當日。不見有德澤被於民。而施於後
世。亦不可奉之以爲法。豈其心未欲求治耶。

蓋由不能以仁心而發爲仁政。實行先王之道耳。苟能行之。則美意蘊於中。良法溢於外。治平有何難哉。是知仁心仁政。誠無一之可缺者。故古語曰。徒有仁心而不達之於政。則慈祥之意無以推廣。不足以爲政。徒有仁政而不本之於心。則條教之設。祗屬虛文。亦不能以自行。其何以澤當時傳後世耶。誠能效法先王。則可以無患矣。假樂之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蓋言爲政者無有差忒。無有遺

忘皆由率行舊日之典章故也以此觀之不
愈知先王之法之盡善而遵之者之不可以
或緩哉蓋先王之法本於一心合諸庶務在
當時共被其澤在後世實可遵行使遵先王
之法而猶有愆過遺忘不足以澤被當時而
爲法後世者無是理也信乎法者政之所由
傳仁之所自溥而先王所以平治天下者斷
斷必出於此不是之遵豈可漫言平治耶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

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此二節書言聖人立法之善要以能遵爲智也孟子曰吾所謂先王者卽古之聖人也聖人之聰明智慮原爲後人之所不可及故創制立法卽有以利賴天下於不窮如聖人制器以利天下之用既竭其目力以爲方員平

直矣。然無法以繼之則目力或有時而窮。於是又繼之以規矩。以爲方員。繼之以準繩。以爲平直。使後人皆有所據而取法焉。是制器之法。不可勝用也。如聖人作樂以宣天地之和。既竭其耳力以正五音矣。然無法以繼之。則耳力或有時而窮。於是又繼之以陰陽之六律。以正宮商角徵羽之五音。使後人皆有所據而考驗焉。是作樂之法。不可勝用也。至聖人之不忍於民。而欲使各得其所。亦既竭

其心思圖維區畫凡所以仁民者無弗至矣。然使不繼之以法則心思亦有時而窮。於是以不忍人之政繼之。厚其生。則爲之制田里。教樹畜。正其德。則爲之設學校明人倫。是其不忍之心。賴政以不匱。而仁覆於天下後世矣。然則聖人之治。以有仁政而然也。後之圖治者豈可舍此而他求耶。故古語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蓋言丘陵川澤之勢。自高自下。因而爲之甚易也。以仁心而行仁

政。即先王之道也。盡善盡美。確有可遵。即與爲高下者之丘陵川澤無以異。苟爲政者不因乎此。是猶舍丘陵以爲高。舍川澤以爲下。徒勞罔功。其亦不明之甚矣。曾可謂之智乎。要之爲人君者。不可不行先王之道也。苟能行。則皆被其仁。而所及者廣。不能行。則並失其智。而所施者窮。以堯舜爲法者。可以決討矣。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

惡於衆也。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

此三節書是言爲人君者。當行仁而戒不仁也。孟子曰。爲政而不因先王之道。不可謂智。蓋以其不仁而然也。苟能因之。則必推仁者矣。是以惟仁者。以仁心行仁政。則澤及生民。

而法傳後世所必然也如是而在高位代天理物誰日不宜若不仁而在高位則必以先王爲不足法以仁政爲不足行縱其情之所至止以爲禍於天下是播惡於臣民之衆也其貽患可勝言哉蓋君之一身臣民之表帥也使自作聰明任其私意凡施於政事者皆不以理道相揆度則爲之下者阿諛順從自無法度之可守夫朝廷之上旣無道揆則政令惟事紛更而規制不能畫一是道不信於

朝廷矣。百官之衆，既無法守，則智巧者欺罔以行私，愚鈍者偷惰以藏拙，是度不信於百官矣。朝不信道，則君子之在上者，必至肆意妄行，干犯名義而不知。工不信度，則小人之在下者，必至放辟邪侈，干犯典刑而不顧。蓋不仁在位，而臣與民之作奸作慝，以至於此，豈非播惡於衆乎。如是而國之不亡，特僥倖而已矣，豈不凜可畏哉。是知國之治亂，止在仁與不仁，而其他非所計也。故古語曰：凡爲

國者。城郭雖不完。固兵甲雖不衆多。其國勢似乎不強。然於根本無傷。不足以爲災也。田野雖不開闢。貨財雖不積聚。其國儲似乎不富。然於元氣亦無損。不足以爲害也。惟上無道揆。而不知禮。則下無法守。而不知學。由是賊惡之民。因之而起。亂常敗紀。相習成風。斯國無以立。而喪亡無日矣。其爲禍豈小哉。可見爲人君者。當以不仁爲戒。而惟行仁政之是亟也。

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此四節書。是言仁政當行。固人君之責。而爲之臣者尤宜引君於道。以盡其職也。孟子曰。[illegible]。良由爲之臣者不乘機匡救。有以釀之耳。詩大雅板之篇云。天之將覆周室。正宜上下交儆。爾羣臣不可

泄泄然怠緩悅從。苟安旦夕。不思所以救正也。詩言如此。可見爲臣者。當以此自責。克盡厥職。庶天意可回。苟當天譴之時。而惟坐視不救。正詩辭泄泄之謂也。夫所謂泄泄者。卽時俗之所謂沓沓也。豈人臣之所宜有哉。蓋人臣有事君當盡之義。有進退當守之禮。今但以逢迎爲悅。不輔其君以行仁。是事君無義矣。阿諛承順。進不能陳力就列。退不能潔己守身。是進退無禮矣。且人臣入告於君。必

當以堯舜爲法。今雖多所謀畫皆出於尋常功利之私。至於先王之道則詆毀而非之。以爲不足行有臣如此豈非沓沓之謂乎。是亦未知人臣事君之道耳。故古語曰。人臣於君。凡奔走承順。特恭謹之小節而不可謂之恭也。惟是竭誠匡贊。不欲其主安於守文常業之君。而責望以高遠難盡之事。覺靖獻之間一如堯舜在上。此尊君之至也。始謂之恭。抑唯諾悅從。此敬畏之儀文。而不可謂之敬也。

惟是盡言規諫敷陳先王之善道。而遏止非
辟之邪心。其夙夜所矢。惟願君德之清明。此
忠愛之至也。始謂之敬。若謂先王之道非吾
君所能也。常以爲難而不敢責。雖知其善而
不能陳。玩愒苟安。致君日趨於有過之地。非
賊害其君而何哉。爲臣者苟無恭敬之實。則
必至賊害其君。其何以平治天下。共成上理
耶。爲人臣者誠不可不任其責矣。要之此章
之旨在以仁心行仁政。而末乃歸重於君臣

之各任其責。蓋以君臣同心而後治可成也。所以易之於泰浹慶其上下之交。而堯舜之世都俞一堂。斯以成勳華之治也與。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弒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

世不能改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
謂也。

此一章書。是言為治者。當法堯舜以仁民也。
孟子曰。凡天下事物。皆有至當不易之則。使
後人遵而用之。如制器者。員取諸規。方取諸
矩。規矩乃方員之至也。若夫人之大倫。皆有
一定之理。但衆人不能由。而賢人亦不能盡。
惟聖人以生知之質。安而行之。察之極其精
而處之極其當。遂合乎天理人情之極。聖人

乃人倫之至也。惟聖人爲人倫之至。則凡在人倫之中。宜以聖人爲法矣。而人倫則以君臣爲大。如欲爲君而盡爲君之道。欲爲臣而盡爲臣之道。斯二者豈俟乎他求哉。亦皆法堯之爲君。舜之爲臣而已矣。蓋自古非無明君。而惟堯爲爲君之至。非無賢臣。而惟舜爲爲臣之至也。使不以舜之所以事堯者事其君。即他有所法。皆趨承之末節耳。止謂之不敬其君。不以堯之所以治民者治其民。即他

有所法不過粉飾之虛文耳。亦止謂賊害其民。夫不法堯舜而慢君賊民若此。此皆暗於大道。未聞孔子之言也。昔孔子曰。天下之道止仁不仁兩端盡之。蓋道心之外即人心。天理之外即人欲也。可見能法堯舜即爲仁。而不法堯舜即爲不仁。止此一念之微。而遂有天壤之別。可不慎耶。故爲君者。以堯爲法。則身安而國家可保。以其仁也。若夫不仁者。橫征厚斂。以窮民財。嚴刑峻罰。以殘民命。舉凡

虐民之事無弗至而禍患隨之矣其虐之甚者則必身弒國亡求存而不得其不甚者則亦身危國削自振而不能且於身沒之後加以惡謚或以昏而不明名之曰幽或以殘而無道名之曰厲定於一時傳之百世雖孝子慈孫欲蓋其祖父之愆而亦不能改也不仁之禍一至於此則欲盡君道者可不知所鑒戒耶詩大雅蕩之篇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蓋欲紂以桀爲鑒耳夫詩人之意欲紂以

桀爲鑒。即此當以幽厲爲鑒之謂也。豈可忽

哉。蓋幽厲之當鑒。以其不仁。而堯舜之當法。

以其仁也。幽厲之與堯舜。逈乎不同。而止以

仁不仁別之。則出此入彼之幾。更宜爲之凜

凜矣。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

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

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

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

仁。是猶惡醉而強酒。

此一章書是深儆當時之諸侯宜行仁以保其國也。孟子曰。前代之興亡。即後世之法戒。惟詳加考究。而所以保國者在是矣。試以夏商周三代觀之。當禹湯文武之得天下也。皆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於是人心悅而天命歸。蓋以仁也。及桀紂幽厲之失天下也。皆以殘忍之心。行暴虐之事。於是民心離而天命改。以其不仁也。夫仁不仁之關乎得失。豈

獨天下哉。即以一國論之。如國君而仁。則國以興而存。國君不仁。則國以廢而亡。亦莫不然。然則自天子以至庶人。皆當以仁爲要矣。天子爲四海之主。倘或不仁。則播惡於衆。億兆離心。而四海不保矣。諸侯爲社稷之主。如其不仁。則陷溺其民。危亡立至。而社稷不保矣。卿大夫有宗廟。不仁。則干犯典刑。覆絕宗嗣。而宗廟不保矣。士庶人有四體。不仁。則悖理罔行。身被殺戮。而四體不保矣。夫自貴至

賤皆以不仁之故而死亡隨之。豈不甚可畏哉。今人之於死亡。未有不惡而思避者。乃旣惡死亡而樂爲不仁之事。是猶惡醉而强於飲酒也。蓋强酒者必醉。而樂不仁者必至死亡。此保治之道斷斷必出於仁也。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此一章書是勉人自脩之實學也。孟子曰。人

之處世。但當盡其在己。不可責之於人。如仁者切於愛人。誰不親附。其或愛人而人不我親者。必我之仁仍未至也。即當自反其仁。倘仁有弗純。不敢安也。智者明於治人。誰不順從。其或治人而人不我治者。必我之智仍未至也。即當自反其智。倘智有弗周。難自已也。有禮者敬人。敬人者人恆敬之。其或不我答者。必我之禮仍未盡也。即當自反其敬。倘敬有弗篤。不容懈也。且不特此也。凡有所行。或

不能適得其所欲。是乃自治之功疎而有以致之也。惟皆反求諸己。務使歸於盡善而後已焉。如是則脩其身者。極其嚴密。而一身之中。無有不正矣。身既正。則當乎天理者。自合乎人心。即以天下之大。當無不敬信而歸服矣。寧猶有不親不治不答者哉。大雅文王之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言人能常作思維務合天理。於是天心佑助多福聿臻。是乃自求以致之耳。詳繹詩言。非即其身正而天下

歸之之謂與要之反求之說非特與人爲然
帝王之出身加民愼脩思永己治而益求其
治己安而益求其安職此道也故書言歛時
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而必歸本於皇建其有
極其卽自求多福之旨哉
孟子曰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
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此一章書是示人知本之意也孟子曰凡淺
近之言皆有至理苟㕘詳其義則切要之旨

可以引伸之而得焉。如人之恒言。皆曰天下國家。人但不加研審。亦以常言忽之耳。試思言天下而繼以國者。蓋以遠由乎近。四海同風。必以邦畿爲起化之源也。天下之本在國。言國而繼以家者。蓋以外由於內。郊圻向化。必以宮闈爲則傚之準也。國之本在家。至於家豈無所本乎。治人者必先於治己。刑于之化。聿惟其儀之不忒也。家之本在身。若是者分而言之。各有其本。而合而計之。則止有一

本。即謂天下國家。惟本於身可也。孰謂恆言

可忽哉。大學三綱爲八條之本。明明德又三

綱之本。敬之一言。又明明德之本。然則敬者

乃本中之本也。誠知本中之本。可以言學矣。

可以言治矣。

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

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

溢乎四海。

此一章書。是言爲政者。當正身脩德以服人

也。孟子曰。今之為政者恃其權力。不務以德感人。因而人心多不悅服。乃謂為政甚難。而實不難也。何也。政不外於一身。倘不能反身脩德。舉動乖方。即國人未必知。而國中之勳舊世臣。名為巨室者。已先知之。而心懷怨怒矣。夫彼秉政用事。乃衆庶之所觀瞻。彼既怨怒。亦安望一國之傾服耶。於是政教之行。多有阻滯。所必然者。自我思之。亦惟不得罪於巨室而已。若為政者。自處以正。凡一言一動

以及發令行政皆出於天理人情之至而無纖微之可議此在國人未之知而巨室近在左右已無弗心悅誠服而欣欣向慕之矣夫巨室既慕乃一國之所趨向也其誠心愛戴必無異於巨室可知至一國既慕又天下之所依歸也其傾心向化亦無異於一國可知夫如是故德教大行即如水之沛然奔放充溢於四海而莫之禦豈復有阻其聲教者哉此所以謂爲政不難也蓋不得罪於巨室者

乃正身循理使之無可訾議也若曲法徇情使之慕悅在巨室則得矣如一國何如天下何況巨室之賢者悅之不以其道不悅也巨室之不賢者悅之不以其道悅也違道以得巨室之歡心天下事尚忍言哉此又不可不致辨者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彊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

物也。涕出而女於吳。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
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如恥之。莫
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
於天下矣。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
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
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為眾也。夫國君好仁。天下
無敵。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
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此一章書是勉當時諸侯脩德自強以順天

也孟子曰世道之升降係乎天運乃理勢之自然也嘗觀天下有道之時人皆脩德德有大小而位之貴賤因之故小德者則見役於大德小賢者則見役於大賢此蓋服於德而無所勉強故爲有道至天下無道則人不脩德惟以力相尚力小者則見役於大力弱者則見役於強此乃屈於力而不敢抗衡故爲無道夫世道不同所尚各異斯二者乃理勢之自然皆天也人能審己量力聽其當然而

不悖。便爲順天。順天者社稷人民。可保長存。若不聽其當然。而般樂怠傲。便爲逆天。逆天則未有不亡者。一順一逆。存亡係焉。可不審哉。然尚德之風。已不可見。而小役大。弱役強庶幾能順天者。則齊景公有足取焉。昔齊國衰弱。而吳則強大。非齊所敵也。於是與羣臣謀曰。有國家者。非發號出令。而使人從我。則卑身戢志。而以我從人。若既不能出令以使人。取威定霸。又不能事人以聽命。屈己圖存。

是徒見絕於人。惟有挑釁致禍自取滅亡而
已。何益哉。於是涕出而以女嫁於吳。其能順
天以保國有如此。若今之諸侯。國勢處於衰
弱。不能脩德自強。乃般樂怠傲。皆效大國之
所為。而獨以受命大國為恥。曾不屈己從之。
是猶既為弟子之職。而恥受教命於先師也。
奚其可哉。如誠以受命為恥。則莫若取法文
王矣。昔文王以岐周百里之地。發政施仁。人
心歸服。而創成周之業。若能以文王為法。脩

德行仁。在大國因其可爲之基。即不出五年。
在小國奮其自強之志。亦不出七年。必統一
寰宇。而爲政於天下矣。即國之大者。且爲吾
役。亦安有受命之恥耶。此徒恥無益。而文王
不可不師也。試以大雅文王之詩觀之。詩云。
商之子孫。其數衆多。不止十萬。然上帝之命。
既已歸周。奄有天下。則凡商之子孫。皆於我
周臣服矣。然臣服於我周者。以天命靡常。歸
於有德故也。是以殷士之膚大而敏達者。皆

執祼獻之禮以助祭周之京師焉是言商雖強大而易姓之後則無不爲周所役也故孔子讀之而嘆曰商之子孫其麗不億亦不爲不衆矣然以我周之仁遂得天下而莫與之抗是衆而不可爲衆也爲國君者誠能以仁爲好施懷保之心而除暴虐之政則天下之民自莫不尊親亦如商之歸周而無與爲敵也欲無敵於天下者不於詩與孔子之言而益信哉乃今之欲無敵於天下者則異是徒

師大國之所爲。而不師文王之仁政。是蓋以見役爲恥。而終無免恥之法。殆猶執持熱物而不以水先自濯其手也。其糜爛豈能免耶。桑柔之詩曰。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言執熱者必先以水自濯。而後可以解熱。則立國者必先行仁政。而後可以無敵。若不務行仁。而欲無敵於天下。亦惑之甚矣。蓋戰國之君皆欲無敵者也。而所行者乃皆不仁之事。故孟子深警之。要之積德行仁。創與守皆不能外。觀

文王以行仁肇統而遂以有卜世卜年之慶。

則所以長治久安者可思矣。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

活。此之謂也。

此一章書是戒諸侯之不仁以取禍也。孟子曰。人君欲享國長久。必須聽納忠言。若不仁之人。私欲錮蔽。喪其本心。雖有讜論。必拒而不從。尚可與之言哉。蓋彼當國勢旣危。本不可安也而反安之。災害將至。本不可利也而反利之。至荒淫暴虐。皆所以致亡者。本不可樂也而反樂之。顚倒錯亂。迷而不悟。豈不終於敗亡耶。不可與言者。蓋以此。設使彼雖不

仁而尚可與言則必翻然悔悟凡其安危利菑樂所以亡之事自能盡改即瀕於敗亡而可以維挽又何亡國敗家之有哉可見不仁之人至於敗亡皆其自致觀孺子之歌與孔子之言可知矣昔有孺子遊於滄浪矢口而歌曰滄浪之水淸兮可以濯我之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之足言雖淺近卻有至理孔子聞之而呼弟子曰孺子之歌雖屬無心然其中有感應一定之理爾小子所當審聽

也。蓋纓者人之首服。惟水之清者乃可以致其潔。足者身之下體。即水之濁者亦可以去其汚。因水有清濁之分。而濯者始有纓足之別。乃自取之也。可見此感彼應。斷無差爽。凡天下之事。寧有不由於自取者乎。如人自處端莊。則人不敢加侮。惟出言行事。輕佻褻狎。以致敗名蕩檢。是己自侮其身。然後人得而侮慢之。非自取其侮乎。如一家中情誼聯屬。則人不敢加毀。惟宗族至親。相戕相害。以致

滅倫傷化是己自毀其家而後人得而戕害之非自取其毁乎如一國中政教脩明則人不敢致伐惟用人行政不綱不紀以致衆叛親離是己自伐其國而後人得而侵伐之非自取其伐乎蓋禍患之來皆有以致之此孔子之所謂自取也嘗觀太甲之篇曰孽由天降尚可脩德以違避之若孽由自作則禍隨其身不可存活正此自侮自毁自伐之謂也敗亡之禍孰非不仁之自取乎蓋有國者以

行仁為本則嘉言罔伏而國祚其延此乃必致之理也惟明於自取之義而凜凜焉則庶乎其不悖矣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故為淵敺魚者獺也為叢敺爵者鸇也為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

此三節書見惟仁足以得民心也孟子曰民心之向背興亡係焉甚矣民心之不可失也昔夏桀商紂承禹湯之業原有天下其有而失之者無他故也由於衆叛親離而失其民也所以失其民者由於暴虐不仁人心怨怒而失其心也由此觀之可見得天下必有道非可以權勢控制也惟得其民則四海嚮風有人有土斯得天下矣得其民亦有道非可以智術籠絡也惟得其心則誠意歸附近悅

逵來斯得民矣得其心亦有道非可以力取而勢迫也惟於民心之欲惡求之而已如飽煖安逸民之所欲而不能自致上之人則多方以致之凡其所欲務爲聚焉令獲生養安全之樂饑寒困苦民之所惡而不能自去上之人則竭力以去之凡其所惡斷勿施焉使無阽危凍餒之憂如此則上下同心君民一體所謂得心之有道者不過如是而已夫知其欲惡而與聚勿施是乃曲體民情而行其

不忍。即所謂仁也。凡民之求遂所欲而免所惡者。自然望仁以趨。無所等待。其歡欣鼓舞而不容已者。即與水之就於卑下。莫之能禦。獸之走於曠野。莫之能遏者無異。乃必至之勢也。夫民之歸仁。原非毆之使然。而况又有不仁者以爲之毆乎。嘗觀魚之遊也。必於淵。因其畏爲獺所食。故皆趨於淵。是魚之必趨於淵者。獺爲之毆也。爵之棲也。必於叢。因其畏爲鸇所食。故皆趨於叢。是爵之必趨於叢

者鸇爲之敺也。若夫湯武之時而民皆趨之者。雖樂湯武之仁。實畏桀紂之暴耳。是民之必歸於湯武者桀與紂爲之敺也。蓋湯武之得民。以其仁也。桀紂之敺民。以不仁也。則知得天下者。在乎得民。而得其民者。亦在仁以得其心而已矣。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爲之敺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

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此三節書言諸侯當及時以行仁也。孟子曰。湯武爲民之所歸。而桀紂又敺之使歸。是民之歸仁。昭然可見矣。但今天下之君。特無好仁者耳。誠所好在仁。而以愛民爲念。凡飽煖安逸。務與之聚。凡饑寒困苦。勿之施焉。在天下之苦其君者。方無所逃避。一聞好仁之主。孰不來歸。則是諸侯之暴虐。皆爲好仁者敺

其民也。夫既得民。則得天下。雖欲不統一寰宇而王也。亦不可得已。好仁之效如此。欲王者可弗加之意乎。但今欲王者。逞己之私。而拂民之性。積患已久。驟難挽回。須及早省改。行仁政以收人心。庶王業可致。是猶有七年沉痾之病。欲求三年乾久之艾。以療治之也。若欲病愈。須自今畜艾。或猶可及。苟爲不畜則遷延歲月。即至終身。亦不能得艾。而其病弗能瘳矣。今之諸侯。不能立志行仁。即與受

病而不畜艾者無異。因循苟且。以至終身。則憂辱相尋。惟以陷於死亡而已。寧望其復得生存乎。詩大雅桑柔之篇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言人不能爲善。則相引以及於沉溺。即不志於仁。以陷於死亡之謂也。苟鑒於此。亦何憚而不以志仁爲亟耶。可見圖王者惟在乎行仁。誠以愛民爲心。不自暇逸。則人心收而王業成。無難矣。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

有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此一章書是慨人自絕於道也。孟子曰。凡人皆可爲善。而惟能信而能勉者乃有受益之地。此蓋係乎己。而不係乎人也。而乃有不自愛而自暴者。執迷不悟。自以爲是。雖喻以好言而弗之信。不可與有言也。又有不自重而自棄者。安於怠惰。甘爲下流。雖勸以當爲而

弗加勉。不可與有爲也。何謂自暴。蓋人性中原有禮義。所當浚嗜而篤好者。彼乃恃偏詖之見。以倡其謬誕之詞。蔑視理道。肆其非毀。是本性之懿美。自加戕害。非自暴而何。所以謂之自暴也。何謂自棄。蓋人性中原有仁義。所當身體而力行者。彼乃以委靡之姿。而狃於因循之習。反非薄己身。謂爲不能居由。是本性所固有。自甘廢置。非自棄而何。所以謂之自棄也。自暴自棄。亦未知仁義之切於人

爲何如耳。凡人一有私欲。則所以居心者。即不能安舒。惟仁乃天理之公。萬善之長。人若所處在此。則身心泰然。眞與安宅無異。豈有從欲之危乎。凡人一有邪曲。則所以處事者。即不能正直。惟義乃事理之宜。裁制之準。人若所行在此。則舉動光明。眞與正路無異。豈有錯履之咎乎。夫此安宅正路。本人所同具而宜居宜行者。乃自暴自棄之人。馳騖而失其本心。冒昧而違其懿則。非無安宅也。乃曠

之而弗居。非無正路也。乃舍之而不由。其顛倒錯亂。難以捄正。豈不眞可哀哉。甚矣人之不可暴棄也。蓋天下無不可爲之善。亦無不可化之人。孟子欲救陷溺之人心。而振衰頹之志氣。故諄切言之。人但一爲猛省。則知爲聖爲賢。亦由乎我而已。何以畏難苟安爲哉。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此一章書。是明道之所在。欲人知所求也。孟

子曰。治術之不明。乃道術之不明也。道術明。則治術亦在其中矣。如率性謂道。是人與己所共由者。本至爾也。乃有人以爲卑近。而反馳騖於遐邈。是以在爾者而求諸遠矣。行道謂事。是人與己所共能者。本至易也。乃有人以爲膚淺。而反攻治乎艱深。是以在易者而求諸難矣。夫彼以新奇詭異之術。誣惑人心。天下何由平治乎。是亦未知爾與易者爲何如耳。人各有親。人各有長。是爾莫爾於此也。

人親其親。人長其長。又易莫易於此也。一人行之。固爲家庭之聚順。人人行之。則爲四海之雍和。斯固兵革無所施。而刑法亦不必用。但見家皆孝弟。俗皆仁義。天下之大。已不期平而自無不平矣。豈非至爾至易之所致耶。然則欲端治術者。當先端道術而已。嘗觀時雍風動。止在於一家仁讓之中。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

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此一章書是言誠身貴於明善也孟子曰吾人處世與吾相接者在內則有親在外則有友在上則有君在下則有民酬酢其間必有感通之實非可舍身而求之也如居下位治

民。則在乎獲上。必上有忱恂。而後下無疑貳焉。若君不加信任。則民必不悅從。民不可得而治也。獲上有道。在乎信友。必見諒於友。始可受知於君焉。若在友素無許可之心。則在君必無付託之意。弗獲乎上矣。信友有道。在乎悅親。必承歡於親。始可取信於友焉。若事親不能豫悅。則交友無以感孚。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在於誠身。必在身無所虛偽。而後可以得親之歡焉。苟反身未嘗眞實。則事親

安得恬愉。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在乎明善。必於善無所茫昧。而後可以得身之誠焉。若擇善無察識之功。則反身豈得無妄之至。不誠乎身矣。可見身一誠。則悅親信友獲上治民。皆在於此。人可不明善以誠身乎。蓋誠雖具於人。而實原於天。所當盡人以合天矣。是故誠者眞實無妄。性所同具。乃天道之本然。所謂天之道也。但在天之理。原無不實。而在人之心。不能無僞。惟思誠者。明善以復其初。

使天之子我者無少虧欠。此乃天道之當然。所謂人之道也。夫思誠而盡人道之當然。則無一念之不誠。無一時之不誠。而可以謂之至誠矣。誠旣至。則人之所同者皆備於己。而己之所獨者自無間於人。以誠感者以誠應。凡悅親信友獲上治民。曾有不動者乎。若謂至誠而猶有不動者。無是理也。倘誠有未至。則亦不誠而已。一念之起。卽眞僞相參。一時之暫。亦斷續不定。無以成己。何以感人。以此

而施於內外上下之間。欲有以動之。未之能也。即誠不誠之分。而動與不動判焉。人可不以思誠自勉乎。按此章之旨本於中庸。乃道統淵源之所在也。而獨從倫物之間推其原本。尤爲切實。雖盡人盡物以至參贊位育隱而未言。而要之至誠能動則亦不外乎此矣。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

養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爲政於天下矣。

此一章書是言行王道之效也。孟子曰。世皆以王道爲迂多不肯行。夫亦未知其效爲何如耳。試以文王觀之。昔紂毒痛四海。播棄老成。有伯夷者遂辟其亂而居於北海之濱。蓋已隱而不欲見矣。及聞文王起爲西伯。乃奮然而興起曰。何不歸來乎。吾聞西伯發政施

仁。善養老者。吾可歸之以就其養矣。於是自北海之遠而往焉。又有太公者。亦辟紂亂。居於東海之濱。及聞文王起爲西伯。乃奮然而興起曰。何不歸來乎。吾聞西伯發政施仁。善養老者。吾可歸之以就其養矣。於是自東海之遠而往焉。夫文王一行仁政。而伯夷太公遂接踵來歸。不辭險遠。是王道之效有如此。況此二老者。初非尋常之人。齒德俱尊。乃天下之大老也。既曰大老。則負重望而繫人心。

天下皆仰之如父。而天下之人皆其子矣。今乃慕文王之政。自海濱來歸。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既歸。其子焉有舍其父而他往者哉。可見賢者之所趨向。則天下隨之。而文王之政。誠不可不行也。今之諸侯。特患視爲迂遠而不行耳。有能法文王之政。制田里。教樹畜。使民安居樂業。至於煢獨者。而皆甞其養。則仁風遠播。老成耆碩之士。必相率而來。人心之所向。即天命之所歸。雖國有大小

不同大約不過七年之內得人望以收人心必統一海內而爲政於天下矣王道豈迂濶而難行耶此文王之政所以不可不行也要之爲政以得民心爲本而仁政乃所以得之也不特創業爲然凡所以久安長治者俱不外此然則力行王道豈非祈天永命之善策與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

可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爲之强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此一章書。言仁政當行。而不可力圖富强也。孟子曰。列國之君。皆以富國强兵爲務。而不知剝民之財。殘民之命。乃大聖人之所深責而王法之所不赦也。昔孔子弟子有冉求者

爲魯大夫季氏家臣。時季氏專魯。富過公家。乃求不能匡捄以改其惡德。而反爲之設法催科。勤行聚斂。其徵取之粟。較之往昔者更加倍焉。此蓋剝民以媚上。負其所學多矣。孔子於是對諸弟子責之曰。求在吾門。習聞吾教久矣。乃不能以道事人。而反損下益上。豈吾之所以爲教耶。非我徒也。爾小子當鳴鼓而攻。聲其罪而責之。使之省而改焉可也。孔子責求之言如此。由此觀之。爲人臣者。惟當

贊助其君使以愛民爲心而力行仁政不宜以利導之也若君不行仁政而爲之臣者乃斂民以富之此乃背其師傳得罪名教見絕於孔子者也可不戒歟夫富國猶且不可而況於爲君强戰者當有更甚於此者矣蓋富國雖屬奪民之財而强戰則至戕民之命如爭地以戰則止欲彊守開廣而不顧民命之死傷其殺人常至於盈野爭城以戰則惟圖戰勝攻取而必致生民之屠戮其殺人每至

於盈城。夫爲土地之故而其慘至此。則是率土地而食人之肉。其罪之大。雖死猶不足以容之也。但相習成風。未嘗明正其罪耳。所以上之求於下。與下之効用於上者。首惟善於戰陣。再則連結諸侯。再則墾田富國。此三者雖若有功。而以王法論之。則皆有必誅之罪也。故善戰者荼毒生靈。殘傷民命。此首惡也。宜加誅戮。以服極重之典刑。若結連諸侯與兵搆怨身雖未膺攻戰之事。而心則全屬智

巧之私。比於善戰者罪其次也。至開闢草萊。變亂古制。竭盡地力。掊克小民。是雖以生財爲名。而實以剝民爲事。比於善戰之罪又其次也。三者之罪。昭然若此。乃列國之諸侯不以爲罪。而反以爲功。宜其禍亂相尋。無已時也。要之財賦雖關國用。然藏富於國。不如藏富於民。用兵原戡禍亂。然止可示威。而不可以嗜殺。此王霸之辨也。即治亂之所由分也。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

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此一章書是著觀人之法也。孟子曰。欲求知人之明。必有觀人之法。而法則有至簡而至易者焉。蓋存乎人者。形或可以假飾而神不可以僞爲。一身之神。存乎眸子。蓋莫良於眸子焉。何也。以凡人之情言之。莫不欲著其善而掩其惡。而所謂眸子者。非特不能著善。亦不能掩惡。此所以謂之至良也。如人之善而

胷中正者。其所存光明正大。則見乎眸子者。瞭然而精明。若人之不善而胷中不正者。其所存邪曲偏私。則見乎眸子者。必眊然而昏暗。夫胷中之正與不正。而眸子之明暗頓易。則世之觀人者。豈可止以言爲斷乎。使既聽其言以得其心之所發。復觀其眸子以審其心之所存。如言善而眸子明者。可無疑爲君子。言不善而眸子暗者。即不免爲小人。合是二者。人亦焉得而匿之哉。此所謂莫良於眸

子也。蓋觀人之法。雖不一端。必得其性情心術之微。而後可稱知人之哲。惟一觀其眸子。而人之存於中者。遂昭然莫掩。豈非知人之良法與。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爲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

此一章書見人主當盡恭儉之實也。孟子曰。恭儉者。人主之美德。然有眞僞之辨。無容飾

也。大凡恭敬之主。必實心謙讓。不肎侮慢臣下。儉約之主。必實心撙節。不肎侵奪民財。是侮奪者。恭儉之反。不侮不奪者。正恭儉之實也。若侮人奪人之君。心驕志奢。惟恐人不能曲意承順。快所欲爲。平日雖徒慕恭儉之名。而已大違恭儉之實。惡得謂之恭儉。然則所謂恭儉者。不過聲音笑貌。僞爲於外而已。恭儉美德。豈容僞爲者哉。蓋戰國之君有致飾於容儀度數之間。自爲恭儉者。故孟子警之

如此。書曰。恭儉惟德。無載爾僞。可見人主有是實德。必以實心行之。故恭爲允恭。儉爲克儉。三代而下。漢之文帝。號稱恭儉之主。其庶幾哉。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此一章書見濟世者必不可枉道也。孟子當日守道自重。義不往見諸侯。淳于髡齊之辯士。因設辭以諷之曰。吾聞男女有別。授受之際。不得親手相接。果禮與。孟子答曰。授受不親。正男女。別嫌疑。遵矩度。乃禮之當然也。淳于髡曰。授受不親。固爲禮矣。設使變起倉卒。嫂溺於水。爲之叔者。將引手以救之乎。抑拘守常禮而不救乎。孟子答曰。嫂至溺水。而袖手旁觀。則忍心害理。非人類矣。蓋時有常變

事有經權。授受不親者。禮之常經。固不可越。嫂溺手援者。權以處變。正以相濟。若但知有禮。而不知有權。則所全者小。所失者大。何以揆輕重緩急之宜。合天理人心之正耶。髡聞孟子從權之論。因曰。嫂溺則當從權。而不必拘禮如此。至若聖賢出處。關乎國運之安危民生之休戚。豈宜拘執小節。方今天下紛爭。等於陷溺。夫子念切如傷。何不從權應變。出其身以爲天下。乃守不見諸侯之義。坐視莫

救何也孟子答曰天下之溺與嫂之溺雖同所以援天下與援嫂者自異吾儒撥亂反正濟世安民以有道也天下至大億兆至衆使出陷溺而登袵席必能以道自重乃可出而有爲不比嫂溺徒援以手也今子欲援天下而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援之具何以濟溺乎欲我以徒手援天下乎可見聖賢救世之具止有一道而識時達變不廢行權權者正所以善道之用也若謂枉道從權是戰

國之士。一切權宜苟且。僥倖功名之習。而非君子守正不阿。行義達道之心。然則離道又安得有權哉。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古者易子而敎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此一章書見君子之善成其子也。公孫丑問曰。大凡父之於子。愛之必當教之。教之莫若躬親。乃君子不親教其子。何故。孟子答曰。父之於子。心非不欲教也。乃勢不得行也。蓋爲父者必教其子以義方。勿納於邪。爲子者能一一聽從。固大幸矣。若教之以正。而或不能聽從。則必痛加督責。而繼之以怒。原其教子之心本爲愛子。至於動怒。則反傷其子矣。爲父者既傷其子。子之心反責其父曰。夫子徒

知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盡出於正既不率教且有後言是子又傷其父矣父子主恩而至於相傷則賊恩甚矣烏得爲美所謂勢不行者以此夫親教則至於傷恩不教則至於廢業所以古人務求兩全之道易子而教既全其恩又成其材有類彼此相易者然所以然者爲何蓋有過相規是處朋友之道惟父子之間貴乎恩意浹洽和氣充周故父樂得有孝子子亦樂得有慈父切不可離

其所難。而互相責望也。若使至於責善。則父怒其子。子懟其父。而情意乖離矣。家庭之間。和則致祥。苟或乖離。其爲不祥孰大於是。古人易子而教。蓋爲此也。要之孟子此言。爲天下之中人而發。非爲上智而言。孝經云。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使子有嚴父。父有諍子。則恩義交盡。慈孝兩全。其爲休祥。又孰大焉。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

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晳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教人守身以事親也。孟子曰。凡分之所屬。而我所當祗承者。謂之事。事

果以何爲大。惟服勞奉養。善事其親。斯謂之大。凡責之所歸。而我所當謹持者。謂之守。守果以何爲大。惟執玉捧盈。善守其身。斯謂之大。然事親守身。初無二理。親者。身之自。身者。親所生也。誠能全受全歸。不失其身。則顯親揚名。可傳於後。如此而謂能事其親。吾所聞也。如或一失其身。陷於不義。則虧體辱親。乃不孝之大者。如此而謂能事其親。吾未之聞也。事親之當守身。不綦重哉。然事親守身。何

以見其大也。事君事長，孰不爲事，而教孝爲百行之原。惟事親能孝，則可以作忠，可以昭順，非事之本而何。守國守官，孰爲不守，而躬脩爲萬化之原。惟守身不失，則以之齊治，以之均平，非守之本而何。惟其爲本，故事之大必歸事親，守之大必歸守身也。我觀古之能守身以事親者，無如曾子。曾子奉養其親曾晳，每次進食，必有酒肉。及食畢將徹，必請命所與。或父問尚有餘否，必以有爲對，恐親意

更欲與人。而曲爲承順如此。曾皙既沒。曾元奉養曾子。每次進食。亦有酒肉。至食畢將徹。則不請所與。設父問有餘。則以亡爲對。其意將欲更進於親。恐物不繼也。此所謂甘旨爲供。特以養口體者也。若曾子迎親意於未形之前。而又承親意於已形之後。則可謂之養志者也。夫養父母之口體者。其事淺。順父母之心者。其意深。事親若曾子之養志。乃可謂之盡事親之道也。觀曾子之事親。即一飲食

間。尚體承親志。惟恐一毫有拂如此。此。則凡立
身行己間。自能夙興夜寐。無忝所生。可知矣。
古來忠如周召。孝如曾閔。不過克盡臣子當
爲之事。而初非有加於本分之外。誠以君親
之恩罔極。而臣子之分靡窮也。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爲
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
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此一章書見輔相之職。在乎以道事君也。孟

子曰。今之論治者。莫不以用人行政爲急。忠智之士。見人君於此二者。一有差失。即犯顏諫諍。心非不善。然而不得其要。何補於治。用人不當。豈其無過可指。然欲人人爲之辨論。不勝其煩。是用人之悞。不足與之過適也。行政未善。豈其無隙可議。然欲事事爲之補救。不勝其擾。是行政之失。不足與之非間也。蓋人主用人行政。其原皆由一心爲之。惟盛德之大人。至誠足以感孚。大道足以匡救。爲能

格正其君心之非。使之潛消於未萌。默移於將發。歸於仁義之正而不自知。蓋君心仁。則能好能惡。用人行政。皆出於無私。而莫不仁。君心義。則無偏無黨。用人行政。皆行之得宜。而莫不義。君心既正。則忠邪之鑒別自明。是非之權衡不爽。百凡舉動。何往不出於正。乃知一正其君。而國自定。操術甚簡。取效甚大。大人所以用力不勞。而致君堯舜也。宋儒眞德秀有曰。朝廷者。天下之本。人君者。朝廷之

本。而心者。又人君之本。人君能正其心。湛然清明。物莫能惑。則發號施令。罔有不臧。賢不肖有別。君子小人不相易位。信乎君心爲萬化之原。而格心爲致主之要。古大臣納誨輔德。繩愆糾繆。良有見於此也。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此一章書。爲毀譽失眞而發。見脩己者須自盡。觀人者當責實也。孟子曰。是非者。天下之公。好惡者。人心之私。世間毀譽。多有不足憑

者。如有善而人譽之。此其常也。然亦有立心制行本無可稱。而濫叨美譽者。此乃一時過情之譽。於其人之本心。初不料其有此。是爲不虞之譽。有不善而人毁之。此其常也。然亦有刻意厲行。求爲完人。而不免詆毁者。此乃一時無根之謗。於其人之素履實不足爲病。是爲求全之毁。毁譽之不足憑如此。所以脩己者當盡其在我。若遽以是爲憂喜。則德業不進。動思僥倖。觀人者當觀其所由。若輕以

是爲進退則衡鑒失眞遂致溷淆人亦求其毀譽之實而可哉從來公是公非如黑白較然而其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則常情之所易惑况人主照臨百官正邪忠佞雜然吾前若不原情於疑似之中考實於曖昧之際未有不因浮議而亂眞者故衆惡衆好人主不可以不察也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此一章書是爲易言者警也孟子曰君子出

身加民感動天地皆在乎言安可忽也世有出言輕易之人或於人之善惡妄加褒貶事之得失率意論斷遂至僨事失人皆因未遭失言之責而無所懲創於前耳矣使前有所懲創則必後有所警戒翻然悔悟而不敢輕出諸口矣豈其易言如斯哉易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書曰惟口出好興戎又曰惟口起羞可見言之善否僅出於一室之間

一念之細，而人之從違，遂見於千里之外。事之榮辱，遂應如影響之捷。所以君子敬小慎微，務涵養於平時，審量於將發，而不敢使有失言之過也。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

此一章書是戒人自足之意。孟子曰：凡人學問有餘，聞見足以待問，道德可以為法，無意為師，而人自師之，何嘗不可。若在己之學問，未造於純粹至善之地，而遂居之不疑，好為

人之師範。無論受教者未必心悅誠服。即此
一念自足。安能謙以受益。勤以脩業哉。是以
之自學猶且不足。而況爲人師乎。人之大患。
實在於此。夫文王望道未見。孔子聖仁不居。
然卒爲千古道法之宗者。惟其心未嘗自足。
所以優入聖域。而作君作師也與。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
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曰。子來
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

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曰。克有罪。

此一章書見君子所與。不可不謹也。王驩齊之倖臣。孟子所淺鄙而不與言者。樂正子孟門高第。乃從之至齊。失身匪人。其罪奚辭。孟子因其初至。故爲絕之之辭曰。吾以子之至齊。不我見也。子今日亦來見我乎。正子不知而驚問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孟子曰。子至齊國。今已幾日矣。正子對曰。前日方至。自以

其來未久也。孟子曰。子前日已至。今日始來見。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正子自解曰。克來自遠方。舍館未定。故來見稍遲耳。孟子因責之曰。子聞之也。爲弟子者。必待舍館既定。然後求見師長乎。是何急於舍館而緩於師長也。正子爽然自失曰。克誠有罪。亦可謂勇於受責矣。蓋正子從子敖而來。既已因失其親。即使是日至齊。是日來見。亦無解於失身之罪。況又來見不早。罪滋甚矣。孟子姑先以

見遲責之者。一則令其自警。再則令其自悟耳。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餔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餔啜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明責樂正子所從之非也。樂正子雖知見師遲緩之罪。然或未悟其所從之非。孟子乃正言以責之曰。君子立身處世。自有法度。豈可妄從匪類。子敖品行。是何等之人。爾乃不擇所與。從之而來。想爲口腹

之奉徒以餔啜計也。以子平日學古之道。宜識見高明。志趣遠大。我不意子徒事餔啜。縱不惜身。如古道何。合二章之言觀之。君子處己不可不嚴。與人不可不謹。惟於權倖姦佞之輩。未嘗少假辭色。畧通往來。故出處交遊。光明磊落。風節凜然。炳耀千古。唐李德裕有云。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信哉。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君子以爲猶告也。

此一章書見大舜曲以全孝權而得中也孟子曰古禮云子有不孝者三一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家貧親老不爲祿仕一不娶無子絕先祖祀然就三者之中爲人子而不能幾諫不能奉養其罪未爲大也至於無後則宗祀無主支派已絕其爲不孝孰大於是古之聖人處人倫之變酌輕重之宜而能從權以行之者其惟虞舜乎昔虞舜有鰥在下帝堯妻以二女舜不告於父母而娶之以常情而

論宜於禮有未合。然原其用心。恐告則不得娶。爲無後也。蓋告而娶。所以稟命於父母。不敢自專。禮之經也。孝也。不告而娶。所以繼承其宗祀。不至於無後。禮之權也。亦同歸於孝也。君子曰。權不離正。此亦猶夫告也。既變通以成己之孝。又委曲以成親之慈。非猶告而何。要之聖人體道之至。乃能權而得中。若未能然而欲引以藉口。則誠得罪於天下萬世矣。故守經者理道之常。權非聖人不能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此一章書。是孟子教人從孝弟識性也。孟子曰。世之言道者衆矣。使徒騖乎華采繁縟。而不求之真切之處。吾見其愈遠而無當也。夫道莫大於仁。濟人利物。何莫非仁。而仁之實。不在是。必也孝以事親乎。吾有親而不

愛。何以言能愛，誠以天性之愛。自有歡然不可解之情。一念眞愛。何等切實。即至澤被蒼生。功施萬物。不過從此擴充而出。仁之實。事親是也。道莫大於義。事君尊賢。何莫非義。而義之實。不在是。必也弟以事兄乎。吾有兄而不敬。何以言能敬。誠以天倫之敬。自有秩然不可踰之序。一念眞敬。何等切實。即至因時達變。善俗宜民。不過從此推廣而出。義之實。從兄是也。豈惟仁義。即智禮樂莫不皆然。蓋

智以明通爲用。明物察倫。何莫非智。而智之實不在是。惟於事親從兄處見之明守之固。便是本然之良知。極其眞切。推之窮神知化。亦不外是。此所謂智之實也。禮以秩叙爲體。三百三千。何莫非禮。而禮之實不在是。惟於事親從兄處。品節相維。儀文相洽。便是自然之良能。極其眞切。推之安上治民。亦不外是此所謂禮之實也。樂以平情宣化。功用甚博。然究其實。亦止在事親從兄處有從容安適

之意無勉強矯拂之私而樂以行之也既至於樂則愛親敬長之心油然自生既有生意便敷暢條達自然欲罷不能而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待安排不假言說隨處發見莫非性眞動容周旋莫非盛德手舞足蹈皆是孝弟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此吾心自然之和推之動天地感鬼神莫不由是此之謂樂之實也可見孝弟爲百行之原衆善之宗仁義之實皆根於此而智以知此禮以履此樂以和

此總不越此一念真切之地求道者寧事高遠乎哉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爲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此一章書是表虞帝錫類之孝以立子道之準也孟子曰世人從勢分上起見聖人從性

分上立極。如以天下之大。皆欣然歸順於我。戴以爲君。此富貴之極。人情所深願而不可得者。乃毫不動念。視天下悅而歸己。等於草芥之至輕。自古以來。惟舜爲然。推舜之心。但知有親而不以天下爲樂。當日父頑母嚚。處人倫之變。舜但欲得親之歡。諭親於道。以爲人生而不能曲意承順。得親歡心。便於人道有虧。人子而不能先意承志。順親於道。便於子道有缺。汲汲焉惟負罪引慝之不暇。故舉

天下無足以解其憂也。舜事親之心如此。所以承顏諭志無所不用其極。凡職分當爲及用情委曲之處。毫髮無憾。而能盡事親之道。既能得親。又能順親。而瞽瞍底豫矣。夫以瞽瞍之頑。而至底豫。於是天下之爲子者。知無不可事之親。莫不勉而爲孝。天下之爲父者。因其子之孝。亦底豫焉。而莫不慈。舉天下之人而皆化矣。子孝父慈。倫理本自一定。子化於孝。則子止其所。而天下之爲子者定。父化

爲慈則父止其所而天下之爲父者定是舜不以一身一家爲孝而合天下後世以爲孝此所以爲大孝乎。孝經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又曰。孝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此天子之孝。信乎千古帝王至德要道無踰於孝也。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十九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二十

孟子下之二

離婁章句下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此一章書。是見古今聖道之同。特舉舜文以類其餘也。孟子曰。世統於道。道統於聖。自古

日講孟子解義卷之二十

聖人。未易悉數。試以虞舜文王論之。舜始生之地。則曰諸馮。其後遷居於負夏。而卒於鳴條。皆東方之地。是東夷之人也。文王始生之地。則曰岐周。其後卒於畢郢。皆西方之地。是西夷之人也。以地世之異論之。一在極東。一在極西。地之相去。千有餘里。疑若有風氣之不一矣。一在千餘年之前。一在千餘年之後。世之相後。千有餘歲。疑若有今古之不一矣。然舜以匹夫而爲天子。文以諸侯而爲方伯。

其得志行乎中國皆能澤被生民仁覆萬物彼此相較若合符節何其毫髮之不爽也由此推之可見千百世之先有聖人出焉其所揆度此心此理同也千百世之後有聖人出焉其所揆度此心此理同也有不如舜文之相合者哉要之天生聖人任百王之道統開萬世之太平曠世一見皆非偶然而其精一危微之傳建中立極之本則異地同心異代同道故曰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

而不惑。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故爲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此一章書是論爲政者當知大體而不在行小惠也。子產是鄭大夫公孫僑。當時子產輔佐鄭君。旣聽理一國之政。位尊任重。則凡紀

綱法度皆得設施乃一日出行溱洧之水濱見人徒涉而以自己所乘之車載而渡之一時百姓感其恩澤稱為盛事孟子從而斷之曰君子臨民出治自有大體子產乘輿濟人惠則惠矣然於為政之道未之知也夫先王之政至周至備凡可以安全斯民者無不畢具即以濟人一事言之亦必先事豫備每歲農事已畢民力有暇至十一月間凡可通行人之徒杠便已早成及十二月間凡可通車

行之輿梁無不脩造。蓋十一月。卽夏正九月。十二月。卽夏正十月。是當未寒之時。而已念徒行之苦。在初寒之候。而已憂車行之艱。因時度事。役力便民。民未嘗至於病涉也。何以乘輿爲哉。然則爲政之君子。但能正紀綱明法度。一切興利除害。補偏救弊之事。均平周徧。使人人各得其所。則恩之所及者廣。雖出入之際。辟除行人。亦尊卑之體宜然也。焉得曲意行私。使人人之衆。咸以乘輿濟渡耶。使

爲政者。而必欲每人曲意求悅。無論非大公至正之體。且恐以有限之力。應無已之求。日亦不足。勢豈可久哉。從來帝王之政。其體正大均平。其法精密詳盡。而利澤及人。如天覆地載。萬物各足其分。而莫知其功。殺之不怨。利之不庸。熙熙皞皞。不以煦濡姑息廢公道以市私恩。違正理而干虛譽。此王政霸術大小公私之辨也。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

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王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爲之服矣。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此一章書是言爲人君者當待臣下以禮也。
孟子告齊宣王曰。王亦知君臣相與之際乎。蓋君臣之義本同一體。如君之視臣。推以至誠。隆以禮貌。與手足無異。則臣之視君。自然感恩圖報。矢志竭忠。亦與腹心無異。所謂恩義兼隆。明良一德。其盛如此。若人君輕賤其臣如犬馬。徒加豢養。而禮意不存。則臣視其君如國人者。或有之矣。甚至人君賤惡其臣如土芥。恣意踐踏。而極其少恩。則臣視其君

如寇讎者或有之矣下之報上亦視上之待下何如耳齊王聞孟子寇讎之言疑其太甚因問曰儀禮有云去國之臣恩禮未絕者尚爲舊君有服不知舊君何如視之斯可爲之服矣孟子對曰舊君有服非無謂也方其在國服官之時凡弊所當革諫則必行利所當興言則必聽從此德化沛然膏澤下及於民其平日得行其志如此及或有他故而去則君使人導引出疆以盡其防衛之道又先稱

揚於所往之國以爲祿仕之地既去之後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祿里居以示其拳拳屬望之深夫導出疆一也先於所往二也不遽收田里三也此之謂三有禮焉在國既行其道去國又隆以禮如此則手足之誼久而不衰故臣於舊君亦不忘腹心之誼而爲之服矣今之爲臣者其在國也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及其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不使脫然出疆則與導之出疆者異矣又

窮極之於其所往使之不得仕進則與先所
往者異矣去之日即收其田祿里居則與不
遽收者異矣此等行事未免近於寇讎寇讎
何服之有信乎君之於臣當一體視也要之
孟子此言蓋欲爲人君者當待臣下以禮養
臣下以恩故爲危言以警醒之若夫人臣之
分視如手足固當盡惓惓忠愛之誼即至視
如犬馬土芥益當致蹇蹇匪躬之節豈因所
視之厚薄爲報施之輕重哉故孔子以禮以

忠之說。乃爲千古不易之經也。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此一章書見君子當有見幾之哲。有國者當存愼刑之心也。孟子曰。國家有士。人君所當忠信重祿。而視如一體者也。即陷於罪。猶有情可矜者。若無罪而輕殺焉。此淫刑之漸。禍將及於大夫。爲大夫者。亦可見幾而先去矣。國家有民。人君所當生全愛養。而如保赤子

者也。即罹於罪。猶有法可宥者。若無罪而輕殺焉。此濫殺之漸。禍將及於士。爲士者亦可見幾而先徙矣。可見爲人君者當尚德而緩刑。慎法以行仁。誠能體上帝好生之心。法古聖欽恤之意。則百官萬民。戴之如天。自有久安長治之效也。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此一章書見人君當正己以作則也。孟子曰。君身者。萬化之源。臣民之倡。爲人君者。誠能

慈祥愷悌所爲一出於仁。則其下化之莫不同歸於仁矣。誠能正大光明。所爲一合於義。則其下化之。莫不同歸於義矣。夫君身一仁義。而百官萬民。奉行德意。遵守成式。莫不與起。不令而行。不言而喻。豈在文告之煩。法令之嚴哉。書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此皆端本澄源之論也。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

此一章書。是見大人察理之精也。孟子曰。禮

義者固立身之大閑經世之正術然道以至當爲歸學以析非爲要疑似之閒不可不辨也如禮本尚敬而足恭則涉於諂禮貴有文而文勝則疑於僞名雖爲禮其實非禮之正也以執持爲義而止其所不當止以奮激爲義而行其所不必行名雖爲義其實非義之正也惟其察理不精是以行之有蔽大人道全識周故其所審察既極精明體行又極純熟隨事順理禮之中正全乎當體因時處宜

義之變化從乎一心。又何有似是而非之禮義。足以惑亂其心。而漫然以爲之哉。故大人者。禮義之所自出。行之天下。而可則。垂之萬世而無弊者也。然非窮理盡性之功不至此。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此一章書。是言父兄之教子弟。當從容化誨之也。孟子曰。凡人父兄之於子弟。未免望之

極切。而反責之過激。不知善教子弟者。亦在乎化之有方而已。如父兄有中和之德。而子弟或有不中者。則當從容以養之。抑其過。引其不及。使之自至於中。父兄有幹濟之才。而子弟或有不才者。亦當從容以養之。發其蒙警其惰。使之自成其才。此施教者不見有督責之勞。而受教者相忘於變化之內。熏陶涵養。寬裕不迫。故爲子弟者。樂得有此賢父兄也。若爲父兄者。急欲其子弟之中。而其不中

者。卽棄之而不顧。急欲其子弟之才。而其不才者。卽棄之而不惜。則施教者旣失其善誘之方。而受教者不被其曲成之益。父兄之賢與子弟之不肖。其相去也能幾何哉。甚矣爲子弟者。固當體父兄之教。而爲父兄者亦不可不盡所以善教之道也。書曰。敬敷五教在寬。又曰。寬而有制。從容以和。可見朝廷之教育人才。與夫教養萬民。亦不在嚴厲以責之而在優裕以化之也。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

此一章書是教人必先有守。以爲有爲之本也。孟子曰。凡人任天下之重。致天下之遠。豈不貴乎有爲。然見之不明。則守之不確。擇之不審。則行之不果。必須平日有主張。有分辨。不爲利誘。不爲勢奪。然後一遇當爲之事。便奮發有爲。凡重大艱難之任。毅然行之而不顧。禍福利害之關。慨然赴之而不懼。庸人之所畏懦觀望。而不敢爲者。獨能爲之。是其能

有爲者。乃先於不爲養之也。若無所不爲。則識見甚淺。操術甚狹。安能有所爲耶。人亦先擇所守而可哉。夫孔子論士。則曰行己有恥。在陳則思狂狷。皆取其志趣高明。有所不屑爲也。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此一章書是教人存心忠厚之意。孟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揚人之惡。如人有不善。或規誨之而勉其改過。或隱覆之而不使播揚。此

忠厚之心亦遠害之道也若人有過失輕肆妄言取快一時固非君子長者之所爲抑且攻發陰私招尤啓釁尤爲取禍之道如後患何哉甚矣人之不可輕毀也大舜隱惡而揚善孔門惡訐以爲直職此意夫

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

此一章書見聖人之依乎中庸可爲萬世法也孟子曰自古聖人至於仲尼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紹往聖開來學天下後世

所仰望而不可及者。然其所爲。不過因乎天理之自然。合乎人情之各當。未嘗有驚世絕俗之言。甚高難行之事。而豈至爲已甚之舉哉。使一有太甚。則是求加於性分之外。而不合乎中庸之大道矣。後世學者。或索隱行怪。或馳鶩高遠。如楊墨佛老之徒。舍大中至正之道。而求之空虛窅渺之域。所以叛道愈甚而爲聖人之罪人也。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此一章書是大人精義之學也。孟子曰。凡人言固貴信。然先執一必信之念。則拘泥而不通。行固貴果。然先存一必果之意。則膠執而不化。大人則不然。言非不信。而未嘗有心於信。行非不果。而未嘗有意於果。惟視義之所在何如耳。義所當信。自然久要不忘。豈不論是非而必期於信。義所當果。自然勇往直任。豈不量可否而必期於果。所以隨事順理。因時制宜。惟義是視。而無所容心也。可見一於

信果者。言行未必合義。而或致硜諒之失。一於義者。信果原在義中。而自有通變之宜。故人之言行。當以大人為準也。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此一章書。是欲人完其本然之心體也。孟子曰。世之稱大人者。以其通達萬變。無所不知。無所不能。非人之所可及。不知大人之所以為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初心而已。蓋赤子之心。純一無偽。其知良知。其能良能。純乎天

理。毫無人欲。常人自知誘物化以後。便失其本然之體。惟大人操持既密。不雜乎形氣之私。涵養益純。克全乎義理之正。最初一念。始終不渝。是以充其良知。可以智周萬物。充其良能。可以道濟羣生。豈有機變之巧。術數之學。加於心體之外乎。不過無失其赤子之心而已。蓋心具衆理。應萬事。不外一誠。赤子全有此體。大人兼有是用。要之窮神達化。參贊天地。依然從孩提知能中擴充而出。此即所

謂道心即所謂性體故曰誠者聖人之本。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此一章書是教人子慎終之意。孟子曰。凡人子事親。自始至終。孰非所當自盡。然養生者。人道之常。甘旨必備。愛敬無虧。隨其分量。可以自致。皆出於從容暇豫之時。不足以當大事。至於送終。則人道之大變。人子事親至此已畢。一有不盡。雖悔莫追。此眞一生莫大之

事當必誠必信。而不使少有遺恨者也。孟子此言。非謂養生可輕。蓋見當時墨翟薄葬之非。故以此警之。孝經曰。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眞可爲萬世爲人子者法。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此一章書是示人以心得之學也。孟子曰：理具於心，本自各足。然使責效於旦暮之間，從事於虛無之域，吾見其徒勞而罔得也。君子於此，循循勉勉，多致其力而不急其功，必務其方而不躐其等。若是之深造而必以道者，何也？蓋欲眞積力久，默識心通，不待勉强，自然而得之於己也。夫學非自得，則心與理不相融洽，居之未必安也。惟既已自得，則見之明者守之自固，萬變不可得而搖，外物不可

得而奪。居之不亦安乎。居之不安者。此理或有時而出入。未可資之以爲用也。惟居之既安。則守之固者。養之自裕。處寂而全乎感之理。處獨而充乎衆之用。資之不亦深乎。資之不深者。中有不足。隨所往而未必皆有所值也、惟資之既深。則養之裕者。用之各足、將見事感於外。理應於中。本原充滿。隨處發見。無往不值其所資之本也。自得之妙至、於如此。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蓋未得以前。精察力

行。孜孜不已。下學之事。求之之功也。自得以後。豁然貫通。萬殊一本。上達之事。得之之驗也。有求之之功。然後有得之之驗。可見上達必由乎下學也。商傅說之告高宗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於茲。道積於厥躬。斯言也。可以爲自得之證。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此一章書。是教人爲學當知要也。孟子曰。凡人爲學。徒博則汗漫而無歸。徑約則空虛而

不實。故君子於此。必先之以博學。凡古今事物之賾。詩書六藝之文。無不多聞多見。旁搜遠攬。極其博矣。又即其所學之博者。精研之而别其原委。明辨之而察其淺深。說之又加詳焉。此豈欲誇多而鬬靡哉。蓋以天下之理。原爲吾心之所固有。至簡至要。故必融會貫通。討論其指歸。窮究其本源。就至博之中。反而歸於至約之地耳。豈徒口耳之末。記誦之功哉。從來理本無二。自一而萬。萬復合一。如

詩之約。在思無邪。禮之約。在無不敬。至於易之時。書之中。春秋之義。可一以貫之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此一章書見王政霸術。公私之不同也。孟子曰。人君首出庶物。固當爲善以先天下。然其用心有公私之別。則人心亦有嚮背之殊。如己有一善。便欲矜誇勝人。使之服從於我。是

有意服人。本非誠心爲善。未有能服人之心者也。惟在己先盡其善。而推以養人。涵育熏陶。曲成萬物而不遺。兼善天下而無外。則至誠感人。人誰不動。如是乃可使天下之人。皆心悅誠服。無不歸戴也。若非以善養人之君。天下不心悅誠服。而能致王者。寧有是理哉。古聖王與人爲善。欲天下舉在化育之中。如春風被物。物蒙其養。太和元氣。充塞宇宙。未嘗有意於服人。而人心之悅服。不期而自應。

故曰有純王之心然後可以行純王之政也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此一章書是爲媢賢病國者發欲人主審於聽言也孟子曰凡人之言足以招尤召禍者槩謂之不祥然害止於一身無關於天下猶未可確然謂其不祥也若論確然不祥之言惟是媢嫉之人造讒說以誣君子肆莠言而謗正人上惑君志下違公論亂德覆邦流毒深遠言之不祥孰大於是蔽賢之害如此爲

人君者誠能明以察之。斷以除之。則昌言入告。野無遺賢。而邦其永孚於休矣。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苟爲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此一章書見實行之當務。而虛名之難久也。

徐子問曰。昔仲尼觀水。必數數稱之。一則曰。

水哉再則曰水哉不知仲尼果何所取於水
而亟稱之也孟子曰仲尼之取水非無謂也
蓋水有初出之泉其湧出也常混混然由是
晝夜之間未始少止足乎此通乎彼盈一科
復進一科而後沛然莫禦至乎四海以爲歸
焉水惟以原泉爲本故能久而益大如是仲
尼重本者也以水之本觸聖心之本故不覺
數數稱之耳苟爲無本之水如七八月之間
雨一集焉則溝澮之間倏然皆盈及雨一止

而溝澮之涸可竚立而待也。仲尼又何取哉。故知名者實之賓。實者名之主。聲聞過乎情實。不殊易涸之水。君子必深以爲恥。而不敢居之。本其可不務哉。按務本之學。通乎帝王。中庸稱舜曰。德爲聖人。必得其名。德者舜之本也。大雅稱文王曰。亹亹文王。令聞不已。亹亹者文王之本也。欲爲舜文之君。亦加意於本而已。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

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此一章書見人禽辨於一心。而治統本於道統也。孟子曰。人與禽獸。固迥然不同。然其所以異者。止在一念初動。出此入彼隱微之間耳。庶民悖而去之。於是人而禽獸矣。必君子之人。始能存而勿失焉。若夫爲天下後世君子之法。使人類不胥淪於禽獸者。其惟聖人乎。如舜是已。舜當洪荒初闢。庶物未得其所。

如授時齊政敷土濬川亮采惠疇處之一一周詳。何其明也。且窮達異遇。人倫忝遭其變。如父頑母嚚弟傲妻帝女統百官處之一一安和。何其察也。凡其盡物盡倫之中藹然有恩者爲仁。秩然有制者爲義。皆根心而發由仁義而行。非有心而行仁義也。以聖人而爲天子使人類常存君子小人皆蒙其澤舜之功大矣。按孟子之言幾希即舜之危微曾子子思之獨也。人心邪正世道汚隆皆從此出。

帝王之治。聖賢之學。此爲大關。宜致思焉。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此一章書見治法道法無二。而羣聖相傳如一也。孟子曰。舜以危微開心學之傳。此道統所由肇也。在夏商周之世。其禹湯文武周公乎。禹於旨酒則惡之。恐其溺也。而於善言則

好之取其資也湯承舜禹之後依然執中之傳其立賢也惟其賢不拘其類豈非用人之中哉若夫文王其愛民無已無傷也視之如有傷焉其求道無窮已見也望之如未見焉若夫武王敬先於所易狎不敢泄其近也念悉於所易疎不敢忘其遠也至於周公之相天下也思兼夏商周之三王以施禹湯文武之四事大本大原固無不合其中有幾微不合者則仰而思之夜以繼日何其思之深也

幸而得之。則坐以待旦。又何其行之勇也。由夏而周。世歷三代。由禹湯而周公。人更五聖。然憂勤惕厲之心。合諸舜如一人也。後之繼數聖人而起者。其弗有同然者與。按孟子歷敘羣聖。發明內聖外王之學。其功甚偉。而朱子以爲各舉其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大義愈顯。蓋憂勤惕厲者。敬也。敬乃聖學始終之要。敬則爲聖人。不敬則爲凡人。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希聖者宜繹思

焉。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此一章書見君父大義宜明。而春秋聖經當重也。孟子曰。道統之傳。禹湯文武周公而後。其孔子乎。孔子之功莫大於春秋。春秋何爲而作也。蓋自周室東遷。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王者之迹熄矣。王迹熄而禮樂征伐。不自

天子出。於是天保以上。采薇以下。諸詩俱亡。詩亡而邪說暴行。熾然於天下。孔子懼。春秋乃作焉。其先晉之史曰乘。取載當時行事也。楚之史曰檮杌。取記惡懲戒也。魯之史曰春秋。春秋者。史官記事。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未經聖筆。春秋亦乘與檮杌之類而已。其爲記事之書一也。蓋其事。則齊桓晉文等會盟征伐之事。其文。則當日史官記事之文。若夫因史官之文。加

以筆削使君臣父子之大倫昭如日月而亂臣賊子莫不懼而自返遏人欲於横流存天理於既滅此則春秋之義也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而裁定之矣孔子非君非相當禹湯文武周公之後而續道統之傳其勢尤難其功尤偉匹夫而爲萬世師豈偶然哉按孔子於六經或删或贊皆述也惟春秋言作爲史外傳心之典而後世乃有詆爲斷爛朝報經筵不以進講者其得罪聖門可知已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此一章書。見大賢以道統自任也。孟子曰。凡人道德在當時。其流風餘韻之澤。在後世。有位之君子。其澤須至五世而後斬焉。無位之小人。其澤亦至五世而後斬焉。固其常也。予生也晚。即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牆。而爲孔子徒也。然澤未斬於五世。學猶傳於後人。故我得竊取於其人。以所傳之道。善我之身

矣。今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將使人類皆化
而爲無父無君之禽獸。子之好辯亦猶孔子
之志在春秋而已。按孔子集羣聖之大成。而
孟子願學孔子。後之繼孟子者誰乎。由周程
張朱諸儒而學孔孟。由孔孟而學堯舜禹湯
諸聖人。是在後之君子矣。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
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此一章書。是示人以精義之學也。孟子曰。取

與生死之際必至是無非焉而後可若可以取可以無取則斷不宜取矣取無乃傷廉乎可以與可以無與則斷不宜與矣與無乃傷惠乎可以死可以無死則斷不宜死矣死無乃傷勇乎蓋全是全非人皆知之而是中之非則不可不嚴也按孟子所論其事皆在兩可之間似可不必深責而君子不敢寬者以取與生死之際人之大節所關苟非讀書明理不能不惑於幾微之介則講習討論身體

力行其功可偏廢與。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己。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

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
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爲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
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
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
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
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此一章書見人品以類相從得報皆其自取
也昔羿之家臣有逢蒙者嘗學射於羿盡得
羿善射之道自思天下之人惟羿善射出己

之上。於是乘羿射獵既歸從而殺之。孟子述其事而斷之曰。逄蒙以弟子而害師。罪固不容誅矣。羿以射教人。反致殺身之禍。是亦羿有罪焉。我聞公明儀曰。羿爲逄蒙所殺。罪在逄蒙。則羿宜若無罪焉。夫儀不謂之無罪而謂之宜若無罪。蓋曰羿之罪。比於逄蒙爲少輕耳。惡得謂之無罪哉。試以子濯孺子之事觀之。當春秋之時。鄭國之人。使子濯孺子。潛師侵衛。衛國之人。使庾公之斯。追逐出境。子

濯孺子曰今日我偶然疾作不能執弓而射。追兵若至。吾死矣夫。因問其御車之僕曰。衛將之追我者誰也。其僕曰是庚公之斯也。子濯孺子喜曰。若斯人追我。吾可以生矣。其僕疑曰。庚公之斯者。衛國之善射者也。夫子既遇疾作。不能執弓。不畏其射。反曰吾生。此何謂也。子濯孺子曰。彼庚公之斯所從而學射者。尹公之他也。尹公之他所從而學射者我也。夫尹公之他。吾知其人。蓋端正之人。而非

殘忍之人也其所取友亦必端正之人矣豈肯背本邀功而害我哉及庾公之斯追逐既至問孺子曰夫子今日何爲不執弓迎敵子濯孺子以情告之曰今日偶然疾作因此不能執弓庾公之斯曰向者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實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相傳善射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奉君命而來乃君事也我何敢廢而不遵乃抽矢於服中擊於車輪之上去其金鏃使不

傷人。用禮射之法。發四矢而後反。則既不廢君上之命。又得全師友之情矣。是子濯孺子以取友而免禍如此。向使羿之教射。亦如孺子。何至於殺身哉。此羿之所以不能無罪也。

按孟子罪羿曰亦有。曰薄。此對逢蒙言之耳。若但以羿論。太康畋於有洛之表。羿距於河。遂篡其位。彼固夏之亂賊。人人得誅者也。自古亂臣。不死於他人。而死於其黨。比比皆然。假手逢蒙。尤天道之至巧者與。太康既不得

反厥第五人述大禹之戒作歌五章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此又萬世為人君者之烱戒也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此一章書是戒人之喪善而勉人以自新也

孟子曰西子美婦人也人莫不知其美矣使蒙被不潔之汚則人見惡臭之可惡不見好

色之可好皆掩鼻而過之人其可自恃哉雖有醜惡之人本人情之所憎者苟齊戒沐浴以自潔亦可以祀上帝人其可自棄哉按此非獨孟子之言書與易亦言之矣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喪善之謂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自新之謂也自新者必不至喪善喪善者乃可以自新聖賢之教人切矣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

爲本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此一章書見理有自然。人當順其自然也。孟子曰。天下萬事皆由於性。惟言性者未得其眞。故往往多事以擾天下。吾以爲性具於心。雖若無形難見。而日用之間。隨感輒應。莫不

有已然之形迹。所謂故也。天下之言性者。能即此而言之。因已發之端倪。求未發之精蘊。而性之體可得而識矣。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勢。非有所矯揉造作而後爲得之。一有矯揉造作。即非其故矣。夫性徵於故。故本於利。可見天下之理。皆出自然。有明理之智者。順自然以應萬事。不亦善哉。所惡於智者。正爲其自作聰明。務爲穿鑿。似智非智。而反有害於智耳。如智者之處事。能如禹之行

水則智所以成事而非以擾事無所惡於智矣蓋禹之行水也不過因其就下自然之性而施疏瀹決排之功以水治水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因物付物我無容心則其智亦如禹之大矣又何惡焉今夫天如是其高似難窮也星辰如是其遠似難察也然天之運行有常度星辰之次舍有定位此其故也治曆者茍於其故而求之則晦朔弦望分至啓閉一一不爽不特一歲爲然推

而上之而十年而百而千至上古太初之時其冬至之日歲月日時皆會於甲子無復盈縮餘分而爲造曆之元者亦可安坐而致不苦於步算之難矣況事物之近能順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者哉夫智雖貴於自然而功實由於勉強學禹之行所無事者必先學禹之聞善言則拜稽於衆舍己從人此堯之德而舜舉以告禹者也孔子讚舜之大智亦曰好問而好察邇言不然其有不出於鑿者亦

罕矣。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為簡。不亦異乎。

此一章書。見君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也。昔齊大夫公行子。以八子而執親之喪。齊之卿

大夫皆以君命往弔。時右師王驩亦往弔焉。
方右師入門之初。未就位也。卽有進右師使
就己位而與右師言者。及右師已就位也。又
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此皆示親昵
以通慇懃。謟媚之徒也。獨孟子初不進右師
而與之言。亦不就右師之位而與之言。右師
乃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而孟子獨不與
驩言。是以驩爲不足敬。而簡畧驩也。孟子聞
之曰。今日以君命往弔。君命所在。卽朝廷所

在也。吾聞朝廷之禮。卿大夫所立。各有定位。不得歷位而相與言。班列各有定次。不得踰階而相揖也。我之不與右師言者。正行此不歷位不踰階之禮也。子敖以我爲簡。是以行禮者爲簡也。不亦可怪異乎。夫王驩嬖臣。衆人之所媚。而孟子之所淩鄙。未嘗顯示之絕。而始終不與之言。其不惡而嚴如此。雖然。當舉朝風靡之時。僅一挺然不屈之士。其能保全亦難矣。辨賢否。遠讒佞。保全孤忠。端有望

於聖明之主矣。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

難焉。

此一章書見天下多難處之人。而君子惟盡己之道也。孟子曰。君子固異於衆人。而其所以異於人者。果何在哉。蓋以其有所常存於心。惺惺不舍。與人不同爾。人皆殘忍。而君子則以仁存於心。人皆慢侮。而君子則以禮存於心。以仁存心而爲仁者。則必愛人。以禮存心而爲有禮者。則必敬人。我既愛人矣。則人亦恆愛之。我既敬人矣。則人亦恆敬之。至天

下之人。有不可以常理論者。君子於此。寧遂憪其所存哉。有人於此。本我素所愛敬也。乃待我以橫逆。而不我愛。不我敬。君子必自反曰。我必不仁而不愛人也。我必無禮而不敬人也。不然。此橫逆之事。胡爲乎來哉。既自反而有仁以愛人矣。自反而有禮以敬人矣。其人之橫逆如故也。君子必自反曰。我必不忠。必於仁禮猶有所未盡吾心也。既自反而忠。吾之愛敬無不盡矣。其人之橫逆猶然如故

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人而至於悖妄如此。則與禽獸何異哉。人而同於禽獸此亦最可矜憫者也。又何與之校是非論曲直焉。

按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孟子前已言之矣。此又言君子之三自反。中庸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聖賢相傳心法如此。推而言之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皆此理也。舍此而言學。其於學也遠矣。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

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此一節書見君子自反之學當以大舜爲師也。孟子曰。君子自反無已。雖至於禽獸之妄人。尚不忍與較。以是之故。我知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其

心以爲舜此人也。其具此仁禮猶之我。我亦此人也。其具此仁禮猶之舜。顧舜處家庭之變。能盡仁禮之極以化之。近則可爲法於天下。遠則即其爲法者可傳於後世。誠天下萬世之一人也。我則未能盡仁禮。未能化橫逆。猶未免爲鄉里之常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必至如舜斯可已矣。不然。一日不如舜。爲一日之憂。此君子所以有終身之憂也。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以仁存心。非仁之加於

人者不爲也。以禮存心。非禮之加於人者無
行也。此宜不至有患矣。如有一朝之患。則因
橫逆之來。轉足爲反身之助。君子不患矣。人
奈何不憂君子之憂。而患君子之所不患乎。
夫人有數等。有聖人。有君子。有鄉人。有妄人。
惟聖人始可謂之大人。以其願力與道力俱
大。能轉移萬物。陶鑄一世也。後世首出庶物
之大人。所當以舜爲法者與。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

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今有同室之人鬭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鬭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此一章書。孟子爲顏子闡幽。而隱然以自任也。昔禹稷當唐虞之世。君明臣良。平世也。治

水播穀。三過其門而不入。急於救世如此。孔子歎而賢之。顏子當春秋之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貞於守己如此。孔子嘆而賢之。孟子闡明之曰。禹稷顏子。出處不同而同道。何也。禹思天下有溺者。責在司空。猶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責在后稷。由己饑之也。有其時則有其任。有其任。則有其思。是以過門不入。如此其急也。使禹稷顏子兩相易地。則禹稷能樂

顏子之樂。而顏子亦能憂禹稷之憂。何莫不同哉。今有同室之人鬬者。其情親。雖當沐浴之時。未及束髮。便加冠結纓而救之可也。此禹稷之喩也。若鄉鄰有鬬者。其情疎。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此顏子之喩也。故曰禹稷顏回同道。當戰國時。天下饑溺甚矣。孟子有禹稷之才。而卒不遇。故自傷其身當亂世。莫有能用之者。而隱然以顏子自任焉。夫天爲天下而生聖賢。聖賢爲天下

而有學問。用人者。愼勿使懷才抱德之士。徒
有生不逢時之嘆也。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
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孟子曰。世俗所謂不
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
弈好飮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
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
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鬬很。以危父母。五不
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

相遇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爲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爲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此一章書見聖賢衆惡必察至公至仁之心也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通國論之公者也不孝罪之大者也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將匡章不孝之外別有可取乎敢問何也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有五惰

其四肢不顧父母之養怠而忘親。一不孝也。博弈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蕩而忘親。二不孝也。好貨財以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貪而忘親。三不孝也。縱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肆而辱親。四不孝也。好勇鬬狠以危父母忿而陷親。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合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乃傷恩之大者。此章子所以蒙不孝之名耳。夫章子豈不欲身有夫妻之配。而子

有子母之屬哉。爲己得罪於父。不得相近。故出妻屏子。終身不受其奉養焉。其設心以爲不若是出妻屏子。則厚於己而薄於親。是則罪之尤大者。其故可原。其情可矜。是則章子之爲章子而已矣。何可輕絕之哉。夫父子至親也。以責善遂不相遇。況君臣乎。此世所以多孤臣孽子也。聽言納諫。保全臣子。仁君慈父。尚加意焉。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

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此一章書是孟子爲曾子闡幽而因以自寓

也。昔曾子居魯之武城。有越人來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曾子聞言遂行。戒其守者曰。無寄寓他人於我講學之室。恐毀傷其薪木。固不問所以禦寇者何如也。及聞寇退則謂其守者曰爾其脩葺我之牆屋我將反而居之。亦不問寇之所以退者何如也。及寇既退曾子遂反。左右竊議之曰。武城大夫之待先生如此內盡其誠而忠。且外盡其禮而敬也。宜乎先生亦以厚報之矣。而乃寇至則先去以為

民望寇退則反而安居殆於不可弟子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先生舍於沈猶氏之家值其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非不可禦難也先生率而去之未有與其難者觀其處沈猶氏而武城可知矣必其義當去也昔者子思居於衛有齊人來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君方恃伋以共守如伋去是委孤城於君君誰與守伋義不可去也孟子斷之曰曾子之去子思之守事雖不同而道

同蓋曾子師也師則有父兄之尊未有父兄而殉子弟者子思臣也臣則有卑微之分未有微而不統於尊者使曾子子思易所處之地則曾子必不去子思必不守矣何莫不同哉按與君共守之義豈但當責卑微之臣即子弟有事父兄遂可超然事外乎緣當時之國君非真能尊師重道也不過隆之以虛名詘之以實用使國人矜式之類耳賢人君子雖欲爲效用不可得也有用人之責者其鑒

之哉。

儲子曰。王使人瞯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此一章書。是孟子以堯舜望齊王也。齊人儲子問於孟子曰。夫子至齊。人皆以爲夫子有異於人。王近使人私窺夫子。察夫子動靜語默之間。果有迥別於人。而不可幾及者乎。孟子曰。人生天地間。其性同。其道同。我亦人也不過爲人之所當爲者。大庭如是。幽獨如是。

將以何者異於人哉。毋論我也。即堯舜大聖人。亦如是而南面。如是而潦宮。皆斯人與知與能之理。而與人相同耳。堯舜無異。而見於我乎。按人之不能為堯舜。其患有二。一曰自暴。一曰自棄。孟子七篇之中。發明人皆可以為堯舜之旨。不一而足。有志者可以奮然而興矣。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

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瞷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

者幾希矣。

此一章書。是孟子以羞惡之心。醒天下之求富貴利達者也。孟子曰。齊國之人。有娶一妻一妾。而居其家者。其良人每出於外。則必饜足酒肉而後反於其家。其妻問其所與飲食者爲何如人。則云盡出於富貴也。其妻疑之。告其妾曰。良人每出。則必饜足酒肉而後反。吾問其所與飲食之人。則云盡出於富貴也。夫既有富貴之顯者。與之飲食。則必有富貴

之顯者與之往來而未嘗有顯者來於我家此其事可疑也吾將竊瞷良人之所往以觀其與飲食者果富貴之人否於是蚤起以預爲瞷之之謀邪施而行以從良人所往之處則見徧一國之中無有與之立談者其終也往於城外之東郭其墦塚之間人有祭墓者則就而乞其祭餘之肉尚不饜足又復顧望而往於他祭者以求足其酒肉焉乃知其平日饜足酒肉者皆得之以此道也其妻既瞷

得其狀乃歸而告其妾曰良人者吾與爾所仰望其自立而托以終身者也今其所爲若此則吾與爾仰望孤矣於是與其妾訕詈其良人而相與泣於中庭以悲其終身之不得所托而其良人猶未知妻妾已得其乞播之情也復施施然爲喜悅自得之狀從外而來以驕夸其妻妾而豈知己之情狀已盡露於所瞷中乎齊人所爲見羞於妻妾者如此奈何今世爲齊人者之衆也由明出處愼去就

之君子觀之。則今人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凡卑諂乞哀。無所不至。其爲可賤。視墦間之乞。殆有甚焉。使其妻妾見之。有不羞其所爲而若齊婦之相泣者。幾希矣。夫求富貴利達者。本以榮身。而反見羞於有道。亦何益哉。按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彼求富貴利達者。無所不爲者也。朝廷亦何取於若人而用之乎。稍有弗察。使一無恥之小人。則足其間。則人將從而效之。馴至相習成俗。而不

以爲怪。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管子。霸臣也。猶能爲此言。奬進恬讓之士。抑遠躁競之流。有用人之責者。可不是務與。

日

書解義卷之二十

以爲桓管子曰霸義成四國之內稱管子之器
臣也猶能爲此言與進恬讓之士抑遠躁競
之流有用人之責者可不是務與。